

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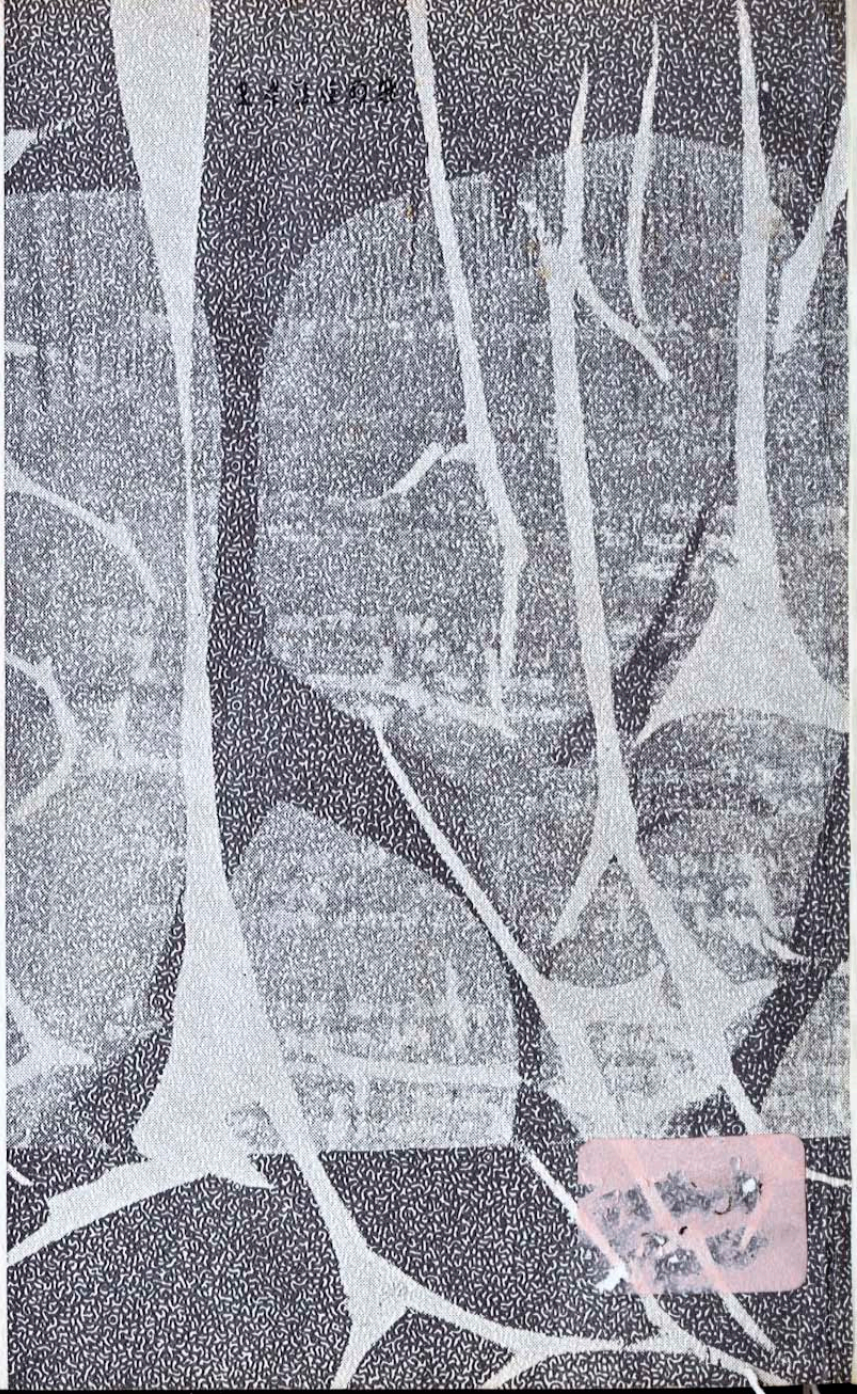
月刊

Chao Soon Monthly. August 1969



5201
3600

202





143408

5201.53
3600

202 期

蕉風

一九六九年八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蕉風出版社編輯及印行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總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KDN 4285

定價五角

二〇二一期目錄

封面設計 ○ 牧羚奴

鷄尾上 05 牧羚奴

塵寰 波光 靜思 籐籬 12 梅淑貞

我才不把你們放在眼裡 16 完顏藉譯

月亮蒼白 20 李 蒼

肩觸 27 秦 秦

從月球看新的人類 33 蘇濱郎譯

詩藝 35 蘇濱郎譯

麥利斯及詩藝的混合造像 37 牧羚奴

杭思朗的左脚伸出以後 38 苗 苗

這是一個爛蘋果 43 戴 天

協奏 46 孟仲季

野餐 50 南 子

夜行 55 英培安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我們能給作者們做到的是，作品
 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稿費。目前
 的稿費不算高；如果蕉風的銷數
 增加，我們願意給作者們較佳的
 稿費，同時希望作者們給我們最
 好的創作。

風訊	92	編	輯	室	那些舊事，無端的	85	白	蕓	小屋來去	82	李	蒼	論小說	75	羅	炎	譯	瘋人院	73	零	點	零	生日	71	地	中	海	紅	67	賀	蘭	寧	璃	玻	門	61	悄	凌	組	屋	58	牧	羚	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奴 鈴 牧

上尾鷄

「捏我先生和不捏我先生同在一條船上。」

「什麼？」女的聽不清楚男方的話。月明星稀。

「在一條船上，有一個先生名叫捏我，另外一個叫不捏我。不捏我先生忽然掉進海裡，剩下什麼？」

「捏我，先生。」女聲。

男的很有把握的，在女的那副隔了幾層高貴布料的乳房上捏了一下。她低下頭，鬢邊一朵紅色大綢花笑得一直搖動。

一個下士吹着聲調短又少有變化的哨笛，那是貴賓由搖動的快艇跳上吊梯登臨軍艦的時候。那下士的衣褲雪白，是個黑人，胸前繡着一個藍色的錠。

我的領帶結着英國式的結。裁縫在我的大衣的左領上繡了一粒紅線，像那個人的左領也有一條三色的小絲帶一樣。他告訴朋友：那是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德軍俘虜被處判死刑後僥倖逃生所得的國家榮譽。他是愛國者。我，一個新聞從業員，負責把聳人聽聞的消息變成電訊，我離戰爭太遠，空有千里鄉情，完全不懂國家的定義。防波堤外，「喬治」號的艦尾有砲位，有一尊一五〇毫米大砲。一

個美兵殺死一個菲律賓人，被告申辯說，他是無意的，他以為死者是一隻野豬，結果（我想也是）無罪。我看到了水的味道，海回到你的懷裡時常有這種味道。荷蘭電台和水上警察今日因萊因河的毒水整夜流向這個「運河之國」而向人民作警告的廣播。這毒液，相信是來自屬於德國部份的萊因河河上的一隻駁船，經已殺死在德國城鎮和艾默力城之間一百五十哩沿岸的億萬魚類。

「威士忌蘇打。」水兵介紹說：「可口可樂馬丁尼。」

「這個呢？」

「攪。」

他搖搖手，指間的香煙灰掉在他的發亮的皮鞋上。雖然海風及時吹走了煙灰，他還是急忙抽出手帕，小心撲着鞋面。

「那麼，你要一杯什麼，先生？」

「苦水杜松子酒。」

「請稍候。」

哨聲哽咽着。黑人都有兩片很多白人以為不堪入目的大嘴唇，他的衣裝白得發青。我微駝，我知道我自己，我高得離譜，雙肩太瘦，裁縫會經費力地在這個部份疊上相當多的布料才使我稍為挺拔一些。賓客陸續上船，沒有一張臉孔向我。「在雞的尾巴上時常可以看到這傢伙。」有人曾經在我的背後這麼議論我。在鷄尾酒會中，這點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還是來了，可是我還是在雞的尾巴上，體重一次比一次減輕。可是，可是，我應該怎麼說？在一個偉大的海港，我看到的只是瘦弱的小船隻。「喬治」號身長一〇六呎，寬十四點五呎，自奴米亞來，日常負責保護在該地來往的商船，她的排水量三千噸。雖然對毒液的分析須遲至今日才能知曉，不過，專家認為：它對人類和獸類的神經系統有着危險的影響。萊因河沿岸的水利工程已關閉過濊池的水閘。荷蘭政府水供當局宣佈：當局有足夠人民消耗為時一個星期的食水。成群的死魚浮在髒污的萊因河、伊芝謝、瓦爾、馬阿斯和蘭尼河河水中，海牙電台提醒農夫、露營者、和渡假的人不要在河中洗澡或汲水。

他老練又禮儀地按住那婦人的雙肩，在她的肥胖的左頰吻一下，復在右頰吻出了聲音。

「剛才在碼頭附近有一場相當漂亮的車禍。」他說過，伸手往一個水兵的手盤中取了一塊和一粒酸蘇串在一起的乳酪。

「妳永遠有高尙的嗜好，夫人。」

「一輛的士和一輛小轎車。私家車中的一對男女，衣服破光，簡直像標新立異的喜屁士。那個女的，在呻吟中還不忘輕聲喊她的愛人。」

「哦，可憐的情侶。」

「你還喜歡這個地方吧？比如氣候。」她問。

「跟大希地的氣候差不多，溫暖，像一個帶花環的美女。」

「誰怪你越來越標緻。我的一個中國朋友說：過你們這種生活，三年後回家鄉，連鴨母也不會餓了。」

「我不是常人所以爲的天老兒呀！」

「可是，你像這枚胸針。」

「永遠在妳的身邊，夫人。」

我的汗流了出來，我的心在喊着皮兒。我吞口水，呷酒。香檳酒有非常精緻的氣泡，酸酸的，一根根珠子串成的游動的小柱子，好像那隻高腳杯的全身都有小孔。隔着總司令、官員、外交使節，隔着貴婦、水手、記者等等，我的朋友皮兒在遠遠的另一邊說笑。我呷酒，呷酒，就像在城中賣力跑動那樣辛苦，我流下了汗，人更加寂寞。我必須把自己夾在這狹窄的空氣中，不來，人說沒做工就沒飯吃，沒飯吃就必需靠父母養，這樣我就忙死了。連今晚也忙着沖涼，照鏡子，悲傷地看我的下唇和下齒都長得不好，比上唇和上排牙齒都長，說話時口水常常流出來；忙着打領帶，穿鞋搭船，趕到雞的尾巴上。我的肩膀瘦削，走進稍大的建築，就自動隱去了。億萬魚類死在一起，海風看不見我的張大的毛孔。我帶着畸形的聲帶來到一個青蛙的世界，我的鼻尖有一顆黑痣。自從那天開始工作我就有被噁音瀕死的預感，總之，我是駝的。如果你想活到一個老而成熟的年齡，請不要做新聞記者，這是紐約都市人壽保險公司的兩名統計員所作的調查報告。這是一份足以呈上公衆衛生局的報告書。今年這個調查指出：新聞記者和通訊員是比較上唯一短壽的職業人。調查工作者根據一份從一九五〇年美國出版的名人誌取出的各種職業人的名單而工作。在該書出版時，這六千三百廿九人都已上了四十五歲的年紀。調查員把他們的壽命推前十二年，以比較他們的死亡率。統計顯示：新聞記者的死亡率高出普通人衆三十巴仙，高出在名單上的其他職業人五十巴仙。我是一個小到不能再小下去的人造衛星，

我有鋒利的記憶力，我的工作規定我應該重復播送許多在本質上是一樣又事實上不必多講的格言。我將一個滑稽的手勢變成光，企圖照到每個角落。我是一根字鎚，的的的的答答的答答的的的的答答的答的的的。郵政局的分信手：檳榔嶼檳榔嶼檳榔嶼檳榔嶼馬六甲馬六甲馬六甲馬六甲。電梯。四樓五樓六樓七樓。二樓六樓十樓十四樓。我停止活動的片刻，四周已經推滿用過印過的紙張，字母亂疊，不然便是沒有文字全出號數。字是打不完的，話說不盡，人的確也是不少，為什麼他們都沒有看我？不看我爲何又要我不停吃酒？不是的，是我自己要這樣子呷酒的。我的心在喊着皮兒。「皮兒。」他夾在那一邊的人群中。皮兒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在等什麼？我想我會早一點回家的，雖然家中有個潑婦。妳住在那裡？一個女孩的回答是：我不再有家，它已在阿巴被燒毀。你媽媽呢？在奧維里被壞人殺死了。你爸爸？也不在了。一個死人往往在死前抱憾地對你說：「對不起，給你這麼多麻煩。」基里地·波士畢艾醫生感同身受，他不是一個只會打高爾夫球以益自己身心的醫生，他是一個哲人。每天除了在子彈和炸彈之下喪生的許多軍人和士民之外，比亞法拉的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飢荒。千萬難民失去一切，在集中營，完全沒有力量移動。雖然通過空援、國際紅十字會、聖公會等機構的集體力量，仍不能營救這些挨餓的人民。最後的選擇是優先照顧兩百萬饑童。其中四十四巴仙已死，另外五萬在死亡邊緣。由於缺乏蛋白質，患病的兒童蒼白，頭髮變紅，稱爲「紅童」。他們的肚子漲大，皮膚分裂着數不盡的皺痕，他們的眼睛是不能表情達意的燈籠。他們冷，捲縮在火邊，不能飲食，數分鐘內就無聲死去。一條蓆子捲起，一個洞掘好，一段簡單的禱詞。每天有成千的比亞法拉嬰孩死於飢饉。一個五六歲的女孩，雙眼水腫，在她的小屁股上，扒着的是她的骷髏般的小兄弟。我是一根被動的字鎚，我發出訊號：本國政府並不是沒有感情地爲比亞法拉的悲劇而深覺遺憾。比亞法拉的糾紛必須以和平的方式，並在該國人民有權自行決定其前途和國際性原則的基礎上舉行會議始能獲得解決。

「這是香腸，羊肉的。」

「擦在麵包上這些一粒一粒黑黑的是什麼？」

「魚蛋。」

「啊，魚蛋。」

我的心在喊着皮兒。皮兒開心地跟一個貴婦討論着魚蛋。他們除了懂得法國四百種不同的乳酪外

，還懂得這種丹麥的小豆豉。

「像小小小小的羊糞。」皮兒對那婦人說。

「嘻，魚蛋。」她穿着米色尼龍絲襪。她的頭髮修成一片片向腦後包裹的竹葉，間隔着幾條交纏有緻的小辮子，予人一種複雜的感覺。她的上衣是深思又富有活力又冷又脆的綠色，低胸口，下身長裙是詩人筆下的極黑。

「皮兒。」我大口大口呷酒。海風擴大了我的落魄。海風在誇張我微微駝起的背部，一直抓着我背上的那個部份。「皮兒。」

「古典的大衣也是對襟的，兩個或四個鈕扣。後來變成疊襟的，鈕扣有時達六個之多。現在又回到對襟的時代，兩個鈕扣，一個是假的，現代的，像我這一套。我這樣的裝扮，祇說是formal還是informal。」皮兒論起服裝。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至少現在是，在鷄尾上。我大口大口呷酒。

「Informal。你的大衣不是白色，領帶不是黑色，你的褲子也不是黑色。」

「我想試試這兒的所謂峇迪。」

「那是casual了。你將不受歡迎。」

雖然那麼近，我只看到皮兒的後腦、耳根、和他的背。再見，皮兒，我該去廁所了。他們都忙碌地跟官員們握手。廁所在那裡？我儘量將肩膀往上又往後挺，欠着身擠出人羣，我想我是不會很駝的。我放下第十五個杯子，每一次偷偷抬頭，只看到頭髮、拉鍊、大衣的燕尾。我的後腦中有許多條長形的東西在蠕動，腦部的血液也許很緊張地流着，人，生時常有很多經驗是很難頂的。我時不時伸手摸摸後腦，覺得倒下去會舒服一些。我倚在另一口三〇五毫米的大砲身上片刻，然後走去撥開兩條門帘似的大旗，顛進軍艦的中部，我最後聽到的人類的交談是：

「一棵在園子裡的樹可以製造比音樂更甜美的音樂。」男聲。

「快樂的，那是松樹。林中火焰象徵熱情。」女聲。

「那麼，傷心的呢，小姐？」

「柳。」

旗幟重重垂着，關着那一邊幾個下士的疑惑和整個酒會的風情。廁所在那裡？我的膀胱漲得好大。

。皮兒，我後腦那些長形的東西一定是在搞什麼鬼計，這點我至是不能跟你說的。我什麼時候開始有了秘密？我真對不起好多人，給他們帶來太多麻煩，我不會（甚至是給自己）製造過音樂。我，屬於風的，落葉。會賺一點錢卻不會給父母寄一點點錢，家裡有個毒得像蛇的潑婦，而我的愛人，她大部份時間不在我的身邊。四兒如晤：日昨接來書內云等情均悉此間以申請出外旅行手續困難致濶別多年仍不得與汝一叙汝不在父母身側時深懷汝在外萍踪遠托諸宜謹小慎微注意起居飲食夜間不可遲歸汝能善自珍攝身心等同父母康健自汝離校後失業多時幸因人成事覺得一職慰甚來函謂工作辛苦確是謀生匪易望汝能克苦耐勞以期穎脫遂囊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情增益其所不能汝年紀已不小若有理想對象應早日成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人生必經之階段邇來家中至今尚無佳况唯合家大小平安安毋需繫念此囑。父母字。我該上廁所去了。今天較早時，萊因河及其支流的水閘都已關閉，以免毒液流到羅德丹、烏德列茲、和韋斯德丹。荷蘭的水利交通正面臨癱瘓的威脅。科學家必須靠不停的分析才能作出最後的宣佈：危險已過。在谷伯蘭茲，地方政府當局已正式向「不知名人士」起訴，控告他們在萊因河下毒的罪名。官方相信：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時間下毒，星期三和星期五。他們臨時以聖柯豪謝為下毒的中心。有關一隻駁船滲出化學廢物而引起毒害的言論尚未被証實，有關毒物係來自萊因河河畔的許多化學工廠的言論亦未証實。

卡別利 小碼頭

Primeval breath from sea,

sea-wind by night;

you come unseekingly;

one lying till light

must seek and find what he

may interpose:

primeval breath from sea,

that only blows
as for primeval stone,
pure space
rushing from realms unknown.....

How felt by a high-sown
fig-tree that clings for place
in the moonlight alone.

我的膀胱內都是酒精，兩粒眼球噉噉旋轉。我或者將我的尿小給大海？我走過一道走廊，走過旋動的大煙筒、旋動的救生艇，在另一個吊梯口荷鎗守衛的水兵，旋動的水兵。我扶着船邊的鋼索，側目，發現一個白眉白皮紅眼白髮白衣白褲白襪白帽的天老兒在注視着我，我的身份？我又走向那兩面旗幟，像個難民，聽到所謂國歌的聲音。這實在不是一則捏我不捏我一類並不很好笑的笑話，並沒有人真的邀請我，我是綁匪手中的人質，我沒有勇氣再去撥開那兩面大旗。「喬治」號在這兒的水域，機聲軋軋，雷達龐然轉着，那個網，那種監視，我想我應該早點回家，我家在別人的廁所裡。

一個女喜昆士因抽了過多的大麻，差點捏死一個小孩，她在監獄中，脫衣脫褲，叫她的男友「來享樂」。我想不起來，不記得黎明時我是否又夢遺。總之今天每一秒鐘我都在做工，聲音太噪，我的肚子太痛了，雙眼直冒金星。我的眼睛噉噉打轉，雷達掛滿了旋轉的死魚，打殺一般地追着我。我怕，我的頭發燒，我要走了。吊梯下可能有一隻快艇，反正明天一定又有明天的新聞，我跳下去。

我的愛人抱着我，我的錯，我的下唇蓋住上唇，駝背，我赤裸地游入深海。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

梅 淑 貞 的 詩

塵 寰

吾土顛動

整個城市泡在火中

椰林 連同深沉的暮色

向西斜去

蕉雨滂沱

千條平行的運河

黯然流散

連理的青枝

緣何割裂紛紛

寂寞的凶宅

驚懼的拉浪草

向晚的風頻吹

我是這般燠熱

暗冷的流螢

猶然狂飛

家居塵寰

誰將奏起瑤琴

橡林中的喧嘩
崖上待滾的石
我的哆嗦
尙久懸未落

波光

濕漉的流水 亮粒的雨
片光的雨輕擊羣山
惟羣山遠去 樹
株株茫然倒下

傍湖而映照 照出
眼中的節節楊枝
花的顏色
石上的斑斑柔陽

遙聞某湖的往返流瀼
植物日減的斜坡
搖曳的家園

我玲瓏的琵琶
當必弱草滿絃

靜思

旋轉向絲般的樓梯
佇立

屆時將有數載的明月
潮湧入窗來

繫上幾重月色後
星閃星爍

如此深的凝重

宛似千噸的沉岩 綏然滾入
掌中的陶瓷

平亮的水 碎粒的琉璃
滴向淺淺的幽蘭

去歲富饒的樹

漸露窮竭

連串的黃昏 飄落
片片如垂翼的蟬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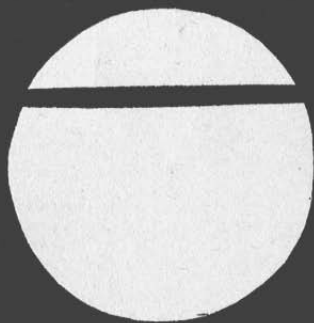
輪轉的雲 雲及倦日
依山而坐 頽息
黑雀的點點斑斑
長天裡的啾啾
誰是風中的一枝冰棒
冷思的山 年年黛翠
悠然重疊

藤 蘿

橋上的繁笙
密鼓頻敲 星光過處
滿樹的燈火叢生
恆守永一的姿影
憂思散然滿溢
那根藤蘿
望斷西南
悠悠河山脈流如葉
猶覺遍地的塵土
漸行鬆軟

HENRY MILLER 作
吳彥謙 譯

tropic of cancer



我才不把你們放在眼裡

在現代美國文壇上，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是最無忌憚的作家。他把他最無忌憚的作品之一「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稱爲「一口朝向藝術臉上吐去的涎沫。」這部書於一九三四年在法國出版，但當時在美國則被列爲禁書。有人把它裝在食譜之類的封皮裡，偷偷運進美國。它輾轉到了另一位美國作家伯納吳爾夫的手裡。他讀了之後說：「我們一看了一部巨著，馬上曉得那是一部巨著。一部書往地下挖得越深，它的作者便越高人一等。」老實說，在無數的新讀者眼中，亨利米勒作爲一位作家的地位正與日俱增。一九六四年六月，「北回歸線」在美國的禁令終於解除，但那已是經過六十場法庭訴訟之後的事情。這其間，亨利米勒始終沒有改變他的態度。他的抗辯辭中，揉合了「諷刺、嘲笑和一種專與社會目爲神聖的社會價值作對的強烈快感」。這裡所譯的，便是他在馬薩諸塞州法庭上所投下的一封戰書。

——譯者

獲悉馬薩諸塞州應馬薩諸塞猥淫文學統制委員會——多堂皇的銜頭！——的建議，已經採取法律行動，禁止我的書（北回歸線）的銷售、發行甚至出借，我對此並不十分吃驚。我的這篇文章，是在丹麥的德拉哥村寫的。在丹麥，我所寫的每一部被指爲淫猥的書，不管是丹麥文版、英文版、法文版或任何其他語文版——都可以自由購買與閱讀。就我所知，丹麥並沒有人因爲讀過我的書而下流或因此幹下任何色情案子。丹麥當局也不會因爲丹麥青年閱讀了我的書所可能引起的後果操心。丹麥人是一個愛好和平、守秩序、有教養的民族，這點沒有人可以

否認。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他們對自由本意的解釋，不見得有使過他們喫虧。

但在美國，滑稽的事情是：我們爲了保障「四大自由」，身經了一場殘酷戰爭，然而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自由，竟比以前還少。美國的法律，州與州之間彼此不同，不但互相矛盾，甚至時常荒謬、過時、與公眾利益相背。尤其可笑的是：在革命（爭取美國獨立）中以實力聞名的一個州（馬薩諸塞州），現在竟以思想反動聞名於世。

言歸正傳：這本（北回歸線）被指爲「猥淫與不正經」的書，已在歐洲與世界其他部份——且不去說美國——獲得好評，它在過去廿七年來的暢銷，已使它實際上成爲一部「經典」；這部可能在美國許多大專的書架上找得到的書，正是時常爲我們的文學教授所推荐的參考書目；這部書已爲馬薩諸塞州大多數人知曉，甚至如果一旦遭禁，將會有很多馬薩諸塞州人爭相搜閱；這部書目前正像犯人一樣身配枷鎖，被提控於法庭。誰提控它？是公眾人士？公眾人士連提意見的機會也沒有。難道要我們相信，通過這個所謂馬薩諸塞猥淫文學統制委員會（多堂皇的銜頭！）的判詞，公眾人士的意見就可找到真正的與適當的表達？難道這便是自由？我極端懷疑，一個像杜里奧（Henry David Thoreau，美散文家及詩人）的人，一位像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國詩人），或一位像哲佛遜（Thomas Jefferson，美國總統）的人會這樣地解釋自由的。

總而言之，我想我們應該感激像馬薩諸塞猥淫文學統制委員會這類的機關起來說話。他們不但幫忙使這部書在整個美國更加出名，還爲它做了一種連出版人本身也沒法子辦到的宣傳；他們不但加強了公眾人士要嘗嘗這部禁書的吃慾，還不聰明地協助及唆使他們自己的州民去觸犯禁例，因爲一部書一旦遭禁，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人人想去染指它的那種念頭。至於對私下轉閱者採「趕盡殺絕」的手段，這種勾當，最好還是讓獨裁者及專制者的手下去做。是不是我們準備要比這班「自由的敵人」做得更出色？我們是否也準備燒書？即使是在黑暗時代，且讓我們不要忘記，許多爲僧侶們珍藏保存的典籍與草稿，在今天我們這個所謂開明

的時代裡，仍然被指爲是「猥淫不經的」。

寫到這裡，我必須重覆一些很明顯的事實：一，「猥淫」至今仍無一個有效的定義；二，任何人、任何團體、任何法庭都無權告訴我們可以讀什麼，不可以讀什麼；三，沒有人提出過閱讀所謂「猥淫」書籍有使讀者變成登徒子的實據來；四，爲了所謂保護青年而不得不限制成年人的閱讀自由，直是等於要烤豬而燒掉屋子。

最後，猥淫——不管它怎麼下定義——有什麼不對？難道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又純潔、又弱不禁風、又經不起污點的世界，連一點點的猥淫也會毀了它？文學作品內或行動中，有了猥淫，我們的生命便會蒙害？（我可以列舉出許多經過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法庭、我們的學校，甚至我們的宗教團體所核准的事情，對我們却具有嚴重的威脅，對文明這個字眼是一種諷刺的。）

依我看來，我們在這裡所攪的全是古董法律，石器時代的精神，偽裝成仁人善士的色情狂，穿上權威袍套的膿包、假正經、偽君子、邪門。我不是爲我辯護，我是起訴。請你們先給我証據，證明你們有審判我的這部書的資格，然後我會洗耳恭聽。把你們乾淨的雙手，你們乾淨的心，你們乾淨的天良，掏出來給我看。我就是不把你們放在眼裡。

李蒼

月亮蒼白

金妹坐起身來，右手掌撐着自己的臉，頭腦有一陣暈眩。她抬起頭，辛苦地望向半掩着的窗子，一塊薄得可以割人的月光正舖在窗前的地板上，像一塊冰片，一股冷正從地板上升。金妹望着月光，越望那月光就越模糊，月光冒起的冷好像散開來了，然後一起向她擠來。她猛然搖了搖頭，腦子裡忽地清醒了好多。月光還是留在地板上，就是那麼一塊，孤零零地，在大片的黑暗中顯得單調而乏味。她閉上眼睛，黑暗撲簌簌地衝向她，然後築成厚厚的牆，壓着她。那片月光！那片月光！金妹的腦海中就只是浮沉着那片月光！那片月光印在厚厚的黑牆上，她看見自己在那月光裡呼吸，月光也隨着她的呼吸起伏着。那片月光，那塊冰，薄得可以割人，她在月光裡，月光外的黑暗跑不進去！她有一種想去看看窗外的月亮的慾望。

睜開了眼睛，厚厚的黑暗退了下去，那片月光仍然躺在窗前的地板上，和先前一樣。在月光的四周，在整個房裡，罩着朦朧的暗。她想站起身來，習慣了的懶散把她拉住。她重新坐下，不經心地瞟了瞟身後躺着的男人，一股厭惡使她感到身心交瘁。她看着那男人，好一陣子，朦朧中，她看見那男人好像在蛻變，也不知變成什麼，一朵雲、一隻狗、一粒抱枕、一架房內的傢具，她分不清楚。一種可怕的遭遇，她向那個甜睡着的男人擠了擠一掬嘲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蛻變。金妹再把頭轉回

來的時候，又看見那片月光靜靜地躺在窗前的地板上，依然是冒着冷。

她懶懶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眼睛瞪着黑暗的牆角下的一個痰盂。那片月光，金妹腦中想着那片月光，瞪着的痰盂似乎長了腳，一步步移向她的腳旁。她抓着床沿，生怕自己會掉了進去。她再次猛力搖搖自己的頭，頭髮凌亂地遮住視線，直到拂開眼前的亂髮時，她才發現那個痰盂還靜靜地擱在牆角下。

很不容易地用雙手按着床沿，把自己撐了起來，她拖着睡袍蹣跚向那個痰盂去。一陣腥臭沖上她的鼻孔，她驀然有一股作嘔的感覺。左手直接着牆，使她能夠彎下身子面向痰盂，右手用力地揉着胸頭，喉間那股作嘔的感覺加重了，似乎有什麼就要從胸間吐出來。她打了幾個呃，却沒有吐出什麼。經驗教她吞了幾口口涎，好容易才把先前的感覺給壓了下來。她的臉上有着片刻的燒熱，眼睛辛辛苦得幾乎要擠出淚水。

月光還在，因着半掩的窗子，在地板上構成一塊只有邊沿的圖案。金妹瞪着離自己不遠的月光，腦子裡老是迴旋着：這片月光像是什麼？只划過幾步，她的整個身子就在月光裡了。圖案也變了形，月光大部份掛在她身上，只留下零零碎碎的沿着她的身邊留在地板上。

一團冷團了過來，金妹分不出這陣冷是從窗外撲來的，還是從地板上的月光冒升的；她吸了一口氣，輕聲地推開窗。望下去，寂靜的汕頭巷（Swallow Lane）鋪着稀薄的月光，迷濛中她好像看到整條街道的寂寥與空無。左邊斜對面的新世界遊藝場，除了那些呆滯的霓虹燈，再也沒有什麼。有一隻狗在街對面的茶室前蹣跚，偶然望望天，又蟄伏在路中央；牠做着許多無聊而難以令人瞭解的動作。金妹的視線停在牠的身上，她覺得似乎有重重的孤單壓向牠。她認識牠，白天她上茶室叫餐時常會見到牠。在月光下，她可以清楚的想出牠的樣子；有時候她在叫餐，牠會跑到牠的腳邊，伸出舌根舔着她的小腿，她沒有拒絕，雖然牠是那麼髒，身上的毛脫的脫了，整個身體這塊一塊那塊一塊的。

金妹轉過身體，背靠着窗檻，她看見自己的黑影蓋在那塊月光上。床上那男人仍舊睡得很甜，金妹瞪着他良久，先前那股作嘔的感覺再次沖上心頭，她忽然瞥見牆角下那個痰盂。她不住地注視着它。痰盂在膨脹在膨脹，一直膨脹到床邊，她看見那男人一個翻身，然後掉了下去。一陣驚愕，那個痰盂卻縮小了，依然孤獨地萎縮在牆角下。金妹鬆了一口氣，再把視線移到那男人身上，她想起那隻狗，他睡的姿態就像那隻狗，身體彎曲着，一半的被褥已掉在地板上；他的上身赤裸，下身只着了...

件底褲。金妹的腦子就老是盤旋着那隻狗和這個男人，愈想他們就愈化合爲一，及至他們交疊起來。她吞了一大口的口涎，再看清楚那個男人，他還是彎曲着身子睡着，彷彿未曾發生過什麼。金妹悻悻地低下頭去，那片月光被她的黑影分開來，在她的兩腳邊停留着。她的腦子空洞了好久，再抬起頭望向床上那個男人的時候，她又看見那隻狗正蜷伏在床上，看不清楚牠的動作，但金妹直覺得要作嘔。她急急地掉轉身體，望下樓去，路中央的那隻狗不見了！

一輛汽車的聲音由遠而近，金妹循着聲音望去，汽車正從車水路（Burmah Road）飛過，聲音又逐漸遠去了。她驀然瞥見那隻狗，牠正縮在汕頭巷與車水路交界的路口，汽車的聲音似乎驚動了牠；牠站了起來，搖擺身子，又蹣跚回到茶室門前的水溝旁，金妹轉頭看看床上的男人，他也在翻身，只是片刻，却又安靜地仰臥着了。她再次鬆了一口氣，掉頭朝車水路望去。

車水路的那一邊是仰光律（Rangoon Road）的路口，白天很是壯麗的板椰酒店此刻就像一座高大的墳墓，只有不停地閃爍着的霓虹燈仍在建築物上無聊地重複工作着。沿着仰光律路口下去，兩邊都停留着不少三輪車。金妹忽然看見一個人從一輛三輪車的座位中溜了出來，在三輪車邊好像正在拉開褲子。她收住了視線，移向天空，月光像一陣冷風，拂向她的身上。她望着掛着的月亮，突地打了一個冷顫。那月亮已少去了一角！她再低頭找尋茶室前的水溝邊的那隻狗時，牠却不知是在什麼時候不見了！

金妹走向房裡的一張桌子去。桌面上有一包已被打開的香煙和一個打火機。她燃了一根，深深的吸上兩口，然後用力地呼出煙霧。她驚覺到那個男人正在翻身，一股厭惡使她用力地吸上幾口香煙，又把煙霧吐了出來。她看見牆角下的那個痰盂，痰盂又在膨脹！她看見那個男人同時正在翻身，那個男人就要掉進痰盂去！她想叫喊，但那股厭惡却抑制了她，她要看那男人掉下去。然而隨即一陣痛苦的失望使她驚醒過來；痰盂仍在牆角下，那男人仍安詳地睡在床上。

地板上的月光變了形，一大片從做開的窗直疊在地板上。金妹依着窗檻，斜視着床上的男人，她辨認不出他是誰，那麼模糊，她在她的眼前像是中了酵素，逐漸發酵與膨脹，並且向她擠來，越大越使她無法辨認得出他的真面目。她吐了一口濃煙，膨脹着的那個男人又消逝了。月光照在她的手臂上，透過煙霧，她看見那個缺了一角的月亮，斜掛在天邊，淡淡白白的，使她不敢久視。她俯首再望下汕頭巷，那隻狗又像先前那樣，蜷伏在路中央。牠的影子佔據了她的全部視野，漸漸地越來越模糊。

她驀地覺得牠是一隻老狗。

這種年齡，吃我們這種飯的，還不算老？阿玉，亦應該見過爛茄，我就老是不敢看那些爛茄，連吃飯時也不敢叫茄子了；一看見，甚至一想起那些爛茄，我就想到自己，我真是一粒爛了的茄子。妳想想，每天會有多少人在我身上踏過！亦沒得反抗，這種飯只有不反抗的人才能吃。妳說找個好人跳出去？阿玉，妳不想想，正當的人會到這種不是人住的地方來跑嗎？妳想有這種好日子嗎？算了，只能看我這粒爛茄能爛到幾時！妳記得那個莎莉娜嗎？以前不是比我們強，她還值得十六塊錢，我們還比她便宜呢！現在不同了！上回跟了一個常來這裡的年輕人，竟然做夢的跟他跑了，以為這一下子會有好日子過，誰知道却是更苦的日子！她現在要跑也跑不掉，昨天來了我這裡啼啼哭哭，那天壽根本就不是人，現在她比我們更爛了，好像就在 Malacca Street 一帶的後巷，幾塊錢都那麼賺，只那麼半年的時間，她早已不成樣子。她沒看見她，瘦得不像人了。阿玉，妳有想清楚嗎？跟人走就是這個樣子！我們這種人，有什麼好人會看上？妳要跟人走了？就是常來找妳的那個年輕人？幾時啊阿玉？我看亦真是要弄清楚他呀！亦有好日子過，我當然替妳高興！妳不知道，我二十歲開頭就被逼出來，賺到這種年齡，在這種地方進進出出的人，那一種我沒見過？我以前不是沒有像妳一樣做過夢，希望能遇上一個好人，跟着他去吃苦也願意；但那只是做夢。我一生最大的錯，就是沒張大眼睛，才會給那個天壽短命不好死的騙了。先幾年完全在那個天壽的手中，後來總算自由了，但想要翻身也翻不了，一下狠心，這一生就算完了吧！要做好只有等來世了！一做就是那麼多年！那些男人，到這種地方來的，那一個不是短命禽獸？阿玉啊，想不到妳對他們還有希望。莎莉娜的例子不是一個，從 Padang Besar 到吉隆坡到新加坡，我跑過的地方有多少，聽過的有多少，見過的有多少！不要說我們現在爛了，在我還沒賺這種吃以前，都會上人家的騙！我算是完了，能捱多久就捱多久，今天和明天，對我們這種人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沒有希望，明天早就像斷了綫的風箏。我小時候常常看到那些斷了綫

的風箏，分不清幸運與不幸，被人家搶到了，還是要飄在空中，還是要等待斷絛；沒被人家搶到，就四處飄去，也許掛在樹上，也許掉進海裡，風吹，雨打，早就破爛完了。這就是我們的明天！妳想人家怎樣叫我們？妳總看過那些母雞，那些天壽公雞怎樣弄牠們！雞又怎樣？人又怎樣？上一回和一個美國黑人坐三輪車，剛要坐上去，有幾個好像是學生樣子的走過，妳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嗎？一個喊鷄，一個喊 *chicken*，一個學着母鷄咯咯地叫着，妳想想這是人？連讀書寫字的都這樣看輕我們，阿玉，我不是騙妳，妳的眼睛要張大呀！妳跟他走，有好日子過，算妳好命；可是我們是沒有明天的人，就算有，也是比今天更慘的明天，我眞怕妳變成另一個莎莉娜，那種日子，叫天天都不應，我們不值錢倒也算了，就怕賺了那幾塊錢都要給那天壽拿去，那才不值呢！妳要去做個好妻子？妳要去做個好母親？阿玉，妳沒睜大眼睛！那個美嬌不是一個好榜樣！以前她是這裡最值錢的，後來不知道中了什麼賈頭，還不是像妳一樣，說要做什麼好妻子好母親，那時我們都還一起勸過她呢！她的眼睛不亮，不賺別的男人的錢了，只一心等她的那個天壽來，免費給了他，還不吃藥打針，結果挺了個大肚子，那個短命從此不來了！妳想，阿玉，那一個天壽男人要找一個大肚子的？美嬌如今怎麼樣了，妳不是不知道，雜種生了下來，現在她的樣子還不是和莎莉娜的差不多。所以阿玉，像我們這種爛了的人，命運好像已經註定我們永遠爛下去，誰要改變命運，命運就先改變她，讓她更慘。我什麼都不想了，這裡呆不下去了，再轉個地方，世界這麼大，有什麼地方不能去？阿玉，妳不是已下定決心？阿玉，不是我說妳，我們在一起吃這種飯不是一天了，我看到的妳又不是沒有看到，妳怎麼會對他這樣死心呢？他看得起妳，他以後會好好對待妳，倒還算了，要是……我可不說妳了，阿玉，要是妳真的可以信得過他，我希望他能好好對待妳。但是妳不要忘了，我們這塊東西早已是爛的了，妳不能要求過高！妳說我？我又怎樣？我都說過，我的明天像是斷了絛的風箏，妳以爲我會像妳、像美嬌、像莎莉娜那樣？我連想都沒想過。我一個人，無親無戚，活着死了對誰也不重要，還能想什麼好日子？錯都已經錯了，誰叫自己瞎了眼，現在只有睜着眼睛，看這些天壽男人怎樣好死！只求上門來的斯文一點，反正也早已麻木了，斯文不斯文也分不清楚了！阿玉，我知道妳去了是不會再回來的了，這裡我能談得上的也只有妳，妳走了我也不會在這裡呆上多久了，換個地方，也許能把價錢抬高。阿玉，這種地方是不值得留戀的，妳能走，就像買千字票，中了，也許日子不會這麼慘；敗了，這裡又算是天堂。誰會相信，這種地獄，在有的人來說却又又是天堂呢！……哦阿玉，妳的那個男人是做

什麼的？妳不知道？阿玉……：……：妳的眼睛要光呀！阿玉，我們沒有明天，沒有明天，誰敢希望一個比今天還要黑暗的明天！妳自己再去好好想想吧，阿玉，我是不會像妳這樣希望了，不會了……：……。

那男人猛然一個翻身，金妹直看着他。像是幻覺，又像是清晰地看到，在她眼前有一件東西直向她撲來。她分不清是什麼，像一個抱枕、一架傢具、一個痰盂，甚至是一隻不知名的獸。她沒有強烈的感覺，眼前的一切似乎迷迷濛濛。金妹努力睜開了眼睛。

她記得那片月光。那片月光！那片月光！那片月光在窗前的地板上彷彿正在逐漸溶解，金妹感到自己的身體就像那片月光，在漸漸消逝，或者漸漸支解。她解釋不出什麼。那男人的身體在膨脹着，及至只留下一片模糊。

男人說了一句甚麼的，聽不清楚，但金妹似被他驚醒了過來，把頭斜向一邊，望他瞟了一眼。她清楚的看到了，她想起茶室前的那隻狗。那隻狗上那兒去了？在汕頭巷的路口？在路中央？那男人的汗珠似乎不斷地在增加，那男人在蛻變。那隻狗上那兒去了？那隻狗呢？金妹斜視着那男人好久，她看見那隻狗向她走近，那隻狗舐着她的小腿，那隻狗舐着她的身體。她閉起眼睛，她記得，那隻狗剛才還在茶室前的水溝邊。

那男人不停地在蛻變，不停地在蛻變，熟悉的與陌生的，金妹的腦海中不斷地湧現着許多事物。忽然間，她看見那片熟稔的月光正向她逼近。啊，那片月光！那片月光在窗前的地板上溶解，然後流動，然後流到床邊，然後流過她的身上，然後讓她浸在其中。啊，那片月光！金妹雙手猛抓着沙發，生怕自己會被月光沖激着，生怕自己會因此漂浮。她再次閉上眼睛，一陣狗吠聲傳入她的耳朵，是那隻狗！那隻狗！

她睜開眼睛的時候，那男人已靜靜地伏着，就像伏在路中央那麼安靜。她略為轉身，那男人無力地翻向床上。金妹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地板上的月光淡去了，那股冰冷是在擴散着，彷彿浮游在整個房間內。金妹走下床來向窗前走去

。她伸頭望向窗外的天宇，月亮更是斜向天邊了，缺去了一角，旁邊圍着少許的暈黃，朦朧中可以看出浮雲在旁邊飄動。她再望下街道去，那隻狗正蟠伏在路中央。整條空寂的街，只有街燈的光。她看見那隻狗的孤獨。

她從桌上取了根煙，燃着了，狠狠地抽上一口，把煙霧呼了出來；接着把香煙和打火機，拋向床上。她瞪了那男人一眼，隨着煙霧的籠罩，那男人又模糊地忽隱忽現着。

他也燃了根煙，坐臥在床上。煙燻在他的眼前上升，然後擴散開去，然後消逝；然後又是煙燻上升，然後又是擴散開去，然後消逝；然後……。金妹不住地瞪着他，煙燻擴散開去，她驚覺到他正在縮小，在她眼中凝定；接着又是不斷地蛻變，一個抱枕、一個痰盂、一架傢具，都不像！片刻之後，他彷彿在伸張自己的影子，然後擴大，直朝着金妹奔來。金妹一個掉頭，月光又淡淡地浮動在地板上。

金妹低着頭，瞪着地板上逐漸淡化的月光，眼眶滑下了幾滴淚水；她趕忙抬起頭，天空還是空濛濛的。她再走近窗去，視線抓住了天邊的月亮，仍舊是缺去了一角，但在曙色漸近的時候，彷彿是更蒼白了！她俯首往街道尋索，那隻狗！在茶室前呆滯地站立着的，是那隻狗！

「明天，要買塊牛肉給她吃！」

金妹半掩上窗子，地板上本已淡去的月光更憔悴了。突然一陣腥臭又沖上她的鼻孔，她再走近窗口，推開窗。

那隻狗不見了！那殘缺的月亮更是蒼白！

閉上眼睛，金妹的腦海中好像只浮動着幾件陳舊的東西：一個男人、一隻狗、一片月光。之後，這些東西又似乎混在一起，及至他們都模糊了。

肩觸

蔡蔡

1

幾個哭喪的臉，草草地完成晚禱，便輕手輕腳地走下樓，疲倦地把殯儀館的門掩上。古老的鐘，在烏暗的牆上無力地敲了十二下。那粒封滿灰塵的燈泡，托着一個斑駁且裂了一角的燈罩，在爬滿蜘蛛絲的電線下，隨着寒風無奈地搖幌。

雨已輕了好多。一陣突來的閃電帶來一串轟隆的雷聲，把後窗那兩扇油漆已剝落的窗扉，嚇得劈拍亂打，接着便是一陣碎玻璃掉在地上的聲音。從後窗望出去，則是一片無底的黑濛，什麼都看不見，所有的生靈都像熟睡在烏黑的墳墓中，任憑世界被泛濫。

那具躺在棺木中的軀殼，突然翻過身子，俯臥着，不再把他那對憂傷且閉得不够緊密的眼瞳朝下。又再是一陣閃電，把他灰白色的臉頰映亮，一串雷聲之後，後窗似乎顯得更暗更黑。

一個滿臉鬍子的老頭，拖着緩慢老弱的脚步，一級級地從幽暗的螺旋梯上來，走到那具眼瞳朝下的軀殼邊，用手揪住那具軀殼的右耳，猛力地把那張灰白色的臉孔翻過來，吐一沫口水。

上下抖動。那軀殼驟然翻開灰綠色的眼蓋，在瞳子裡呈現一股血紅色的驚惶。兩片灰白色的唇，不停地

他看不清那老者的臉。四週暗得恐怖。只有殯儀館對面的街燈所散發出來的極微弱的淡黃色的光線，透過厚厚且凹凸不平的毛玻璃，要死不死地攆去極微量的黑暗。他只能隱隱地看到那老者的鼻尖，因鼻尖上有一點光。鼻尖以上的部份則只是一片暗綠，暗得像黑的一片模糊。鼻尖以下則是一撮暗灰色的濃密鬍子，藏在鬍子後面的下巴，不停地抖動着，像是無法控制似的地抖動着。

——太陽翻身

——那你的臥房……

——你知道了？不，那件事，沒有一具靈魂知曉

——臥房？世界……

——顯得更加蒼老，更加陌生，更不確實

——啊，那是銅牆那是鐵壁那……

——那之外有鐘聲隱隱，而我須急於找尋逝去的影子

——太陽翻——身？

四週顯得更加黑更加暗（後窗更暗更暗）。那老者突然提高嗓子，音調非常激動。

——快給我滾回去，你這無賴！麻瘋菌已在我周圍傳佈開來。快回去告訴你那同性戀的姐姐

，叫她們打扮起來！

——那我得去瘋人院傳播這消息？

——你們都必須從十字架走下來，必須重新復活，重新睜開雙眼，便不再有罪惡。神已越過

牆，赤裸地負着傷來到我們的臥室。叫你的姐姐們不要相信拍肩膀的玩意兒，它比墮胎

藥更兇，叫弟兄們信你，它比犀牛的角更殘酷。我已患上不可治的麻瘋。快叫他們打扮

起來，燃起慶典！

——啊啊，別負重那麼重！

他一身黑色的裝束。踏在泥濘的路上，每走一步，便有幾滴黃泥濺上他的褲角。

那扇又重又厚的鐵門關着，門扉上好多處已生了鏽。他輕輕地推開它，那扇門像是很笨重似的。

裡頭並不很亮，他一直望向盡頭，耶穌頭上那撮金髮下垂，和祂的右臂垂直。耶穌金色的頭顱，向右肩低垂；祂的下體，圓着一塊金布，在右邊的坐骨旁，打成一個活結。祂那對金色的瞳獸獸地向下看，像是極無奈地注視着聖壇前的三個人。

那個牧師，一身白色的裝束，胸前掛着一個金色的十字架，雙眼比金魚的眼珠還凸，戴着一副直掉到鼻尖的老花眼鏡（他的眼睛竟是那麼細小）。他的頭髮少得可憐，只有幾根稀落的白髮，散佈在兩耳上方。頭蓋中部是一大片光禿，亮得可以照人（惟獨照不到自身）。鼻孔則向下勾曲，就像鸚鵡的嘴巴，小得很，但嘴唇却很厚。牧師的左手拿着一本翻開的聖經。面對着他的兩個人，一個是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他的臉比棺材還嚴肅，雙手合什在胸前。她的左邊站着一個少年，他有一副孩子臉；白色的襯衫，黑色的長褲，臉也和棺材差不多，但可以看出這份嚴肅是裝出來的；他的雙手也木木地合什在胸前。

那牧師的左手依舊拿着那本翻開的聖經，右掌則插進他身邊的一個盛滿水的玻璃杯裡，然後把沾在手指上的幾滴水向那孩子臉上潑去，那孩子皺了皺眉。

——告訴他們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他在兩排橫着但也空着的木椅中間慢慢走向前，每走一步，他那雙浸濕的鞋子便發出「救」的聲音，並且在光滑的地板上留下一個黃泥色的鞋印。那個老婦人轉過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沒有表情地繼續走着。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

那牧師的聲調漸漸提高，並把兩道猙獰的目光從那副孩子臉移到他木木然的臉上。那孩子也

不禁好奇地把臉轉過來，但又馬上轉回去，好像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值得注意的標緻。

——願主的燭光永遠引導着你……

——（那麼暗啊主的燭光）啊，先生，寬恕我，讓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請你走開！

那婦人有力的雙臂把他踉蹌地推跌在前排的椅前，但他馬上又站起來。

——啊，先生……

——滾開！滾開！出去！無賴，竟把聖潔的地板弄得那麼髒（主啊，饒恕我吧），滾！從後

門滾！

那牧師的臉異常猙獰，當他張大着嘴時，可以看出他的犬牙比一般人的都長。兩邊的頭髮，就像憤怒的公牛頭上的雙角。

他垂着頭，拖着頹喪的步伐，向教堂後門走去。

一個老邁脆弱的工人，站在離教堂後門不遠處，右手握一把鐵鎚，左手拿着一根生鏽的長鐵釘（看起來比釘在耶穌腕上的更長），在一個破爛的窗下釘着。

——老先生，後窗呢，裡頭又沒人住

——哦，昨晚給風打壞的，老牧師說得修啊

——啊，他却殘廢，他却博愛……

3

他仍是一身黑色的裝束，在烈日下狂奔。

他衝上圖書館的閱覽室，但却空盪盪地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只剩下冷氣機在發出淒涼的泣聲。他楞在樓梯口，默立了好一陣，突然發現書架旁邊的角落傳來喀喀的笑聲，一個男人緊緊地摟着一個女人，那男的把左手抓向那女人的胸部……

他用盡全力狂奔，全身的水份像是被蠶息得要從每一個毛孔衝出來似的。大大小小的汗珠便

一粒粒成熟在髮間，然後從頰上流下來，減輕了一些負擔。

他發覺自己已奔進校醫的診室，赫然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啊，那女人，那天竟摸着我結實的肌肉連聲嘆息！），一身潔白，一副聽筒從耳邊着直掛到胸前（但願她聽到我的歌聲）。她被這副突然闖進來的瘋樣，驚嚇得張着大口。他顛顛地跑向前，跪在她身前，沾滿汗水的濕手，緊緊地抓着她那對白皙纖細的小腿，痛苦地央求道：

求求妳，求求妳給我幾粒維他命丸，救救我那對同性戀的姐姐，他們竟抱緊十字架的肩膀不放，而她們却瘦得連肩膀都沒有。

他笨拙地從袋裡掏出一張黃舊了的照片，照片上有兩少女，瘦得和女鬼沒有多大分別，站在十字架下，赤裸裸地擁成一團，嘴唇緊緊地貼着對方的嘴唇……

他突然感到一陣暈眩，激動在他兩頰蔓延。全身的汗水頓被那女人羔羊般驚恐的目光吸乾。他頹然垂下頭，伸手拾回那張掉落的照片，收回袋裡，垂頭喪氣地走出診室。太陽高懸在他頭頂，瘋狂地刺戮他烘烤他。在一片嘈雜聲中，他依稀可聽那女人的低泣聲。而他却若無其事地把手插進褲袋中，低着頭，慢慢地踏在滾燙的沙石上，低聲自唱。

太陽翻身

我的臥房便如是

那件事，沒有一具靈魂知曉

沒有一具軀殼沒有犀牛角

臥房。世界

便頹然蒼老、陌生、不確實

厚厚的鐵牆已塌

太陽翻身

麻瘋菌自獄角蔓延

沒有人濃粧

沒有人有耳

太陽翻身

他從袋裡掏出那張照片，毫無表情地凝視了一會兒，然後把它貼在唇上，吻了一陣，又突然把一抹口水吐在上面，並發出斷斷續續的訕笑聲。他用力把照片揉成一團，丟進路旁的小溝子。他穿過馬路，帶着一絲優笑消失在人群中，但不曾觸及任何一個人的肩膀。

他默默地走回殯儀館。

從月球看新的人類

麥利斯著
蘇濱郎譯

人類對地球的見解，決定他們對自己和對人我之間的關係的構想。當地球是「世界」——整個的世界——星星是但丁的天堂裡的燈火，人脚下的大地是有屋頂的地獄之時，人類視自己為宇宙中心的動物，是唯一的，上帝所特別關心的東西——因身居高處，他們便隨心所欲地主宰、殘殺和征戰。

幾百年後，當地球不再是「世界」，而只是不可衡量的太空中一個遠在不可察見的銀河系邊緣的小星球所形成的太陽系中的一個渺小、潮濕、會旋動的行星——當但丁的天堂失去，人們看不到地獄之時（至少在人脚下沒有地獄），人才知道：他們並不是在一齣高尚的戲劇中為上帝所指導的演員，人，所有的人，不外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諧劇中的無助者，而千千萬萬人可在一場世界性的戰爭中，在一個被毀壞的城裡，在集中營，被沒頭沒腦地殺害，全無理由，只為了——若我們要說出一個理由——一個施暴的理由。

今天，就在過去的數小時內，這見解可能已再次改變。歷史上人類第一次看到地球：這不是在數百哩外所看到的洲陸或海洋，而是在太空深處所看到的地球：完整、

圓溜溜、美麗又渺小，甚至但丁——那「基督教王國的第一想像」——也不會夢想會看到它，一如廿世紀絕望與荒謬的哲學家不能臆測會看到它一樣。看到地球是這樣的，觀看的人想到一個問題。「地球上有人居住嗎？」他們彼此向對方說，他們笑起來——而後他們止住笑聲。遠在千萬哩外的太空中——正如他們所形容的「到月球的半途」——他們所想的，他們所想到的是那渺小、孤寂，和浮動的行星上的生命：在那巨大、空洞的黑夜裡的小木筏。「它上面有人嗎？」

中世紀時對地球的見解使人變成萬物的中心。核子時代對地球的見解使人迷失——超越理知的界限——迷失在荒謬與戰火中。這種最新的見解可能有別的結論。就像英勇的太空人所想的那樣，這見解可能重新建造我們對人的形像。不再是那種荒唐的中心人物，人不再是囿於真知的墮落者，不再因嗜血而目盲，人最終會變成他自己。

看地球的真面目，渺小、藍色和美麗，浮在那永恆的靜寂之中，等於看到我們自己，我們是地球上的共同的驕騎者，在永恆的寒冷中，在那清新可愛處，我們是兄弟——知道他們是真正的兄弟的兄弟。

(註)：去年聖誕日，正值太空人回到地球之時，美詩人麥利斯(Archibald Macleish)在「紐約時報」發表了這篇短文。兩星期後，太空人波曼上校在國會一項會議上演說時，嘗引用上文的末段，以爲它抓住了「我們在月球軌道時的感受」。

麥利斯作
蘇濱郎譯

詩藝

一首詩應可觸摸且是無聲的
像一粒圓融的果實，

啞默

像姆指觸及的舊勳章。

靜寂如被衣袖磨損的
苔蘚繁生的窗石邊緣——

一首詩應是無言的
像鳥類的飛行。

一首詩應是不動的
在時間之中

像月之攀昇，

留下，如月所放出的

一株又一株被夜晚糾纏的樹木

留下，像冬葉後面的月

一個記憶又一個記憶，留下心智——

一首詩應是不動的

在時間之中

像月之升起

一首詩應等於：
不真似。

予一切傷痛的歷史的

一道空了的門，一片楓葉

給予愛的

偎依的草，兩邊海上的燈火

一首詩不應有意謂
但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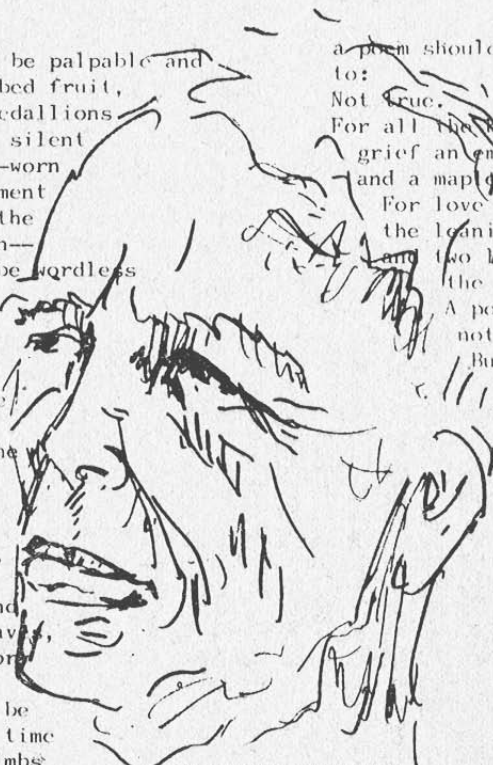
牧羚奴為麥利斯及「詩藝」的混合造像

a poem should be palpable and
mute as a globed fruit,
dumb as old medallions
to the thumb, silent
as the sleeve-worn
stone of casement
ledges where the
moss has grown—
a poem should be wordless
as the Flight
of birds. "

a poem should
be motionless
in time as the
moon climbs,
leaving, as the
moon releases
twig by twig
the night-en-
tangled trees,
leaving, as
the moon behind
the winter leaves,
memory by memory
the mind —
a poem should be
motionless in time
as the moon dims

a poem should be equal
to:
Not true.

For all the history of
grief an empty doorway
and a maple leaf.
For love
the leaning grasses
and two lights above
the sea —
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 ARS
POETICA



ARCHIBALD MACLEISH

杭思朗的左脚伸出以後

苗苗

維公元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杭思朗先生的左脚一伸，伸得好偉大，從地球伸到了月球，伸出了人類一頁新的歷史，也伸破了詩人千百年來對月亮的可愛夢想。

詩人們在今年的中秋節賞月吟詩，一定給這一腳伸得很不是味道，月球上的瓊樓玉宇丹桂嫦娥，一下子不見了啦！艾德靈雖然說月球很美麗很美麗，其實美麗的是一塊塊石頭，一堆堆粉屑，煞風景得很，這實在是一件很掃詩人雅興的羨鶴焚琴的事。千百年來，詩人們對月亮的描寫和讚美，竟然離事實得那麼遠，何止錯到紅毛丹，簡直錯到冥王星了，想起來真教人胃病頭痛心痛。是東方的嫦娥小姐也好，是西方的蜜司戴安娜也好，以前，只算是一些神話，今日，在一堆堆粉屑的對証下，豈只是神話，簡直是謊話了啦！

說謊，講大話，在普通的道德標準中，是一項罪行，無論是孔子老子佛祖穆聖耶穌，都教人不要說謊；但是，詩人們偏偏看而不見聽

而不聞聖人之道，公然在筆下大說其謊，奇怪的是，人們竟然加以忍受，不只忍受，且加讚美。看來，詩人們雖然被杭思朗的左脚伸到了鼻子上，還是可以眼光光地視而不見，物我兩忘地一本可愛的初衷，將美麗的事物寄託在月亮上面，在詩中以嫦娥小姐和蜜司戴安娜寄情，繼續說其大謊。

詩，有時是不能太認真的，誰認真誰倒霉，尤其是不能用普通的社會標準作標準來認真。一個正常的人才不會去作詩人，也不會去讀詩，詩有甚麼用乎？這一問，問了幾千年，問死了許多詩人，都問不到答案。雖然如此，但詩人仍然繼續寫詩，他們的詩也一樣有人讀，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再問也沒有用。

詩人在社會上雖然不成爲一個特殊階層，但是在詩的領域內，他是至高無上的，你不寫詩，就算是皇帝老子總統首相也沒有用，還是詩人第一啦。在語言文字的應用上，詩人是比常人多一點點自由發揮的權利，可以無視乎日常的標準，賦予事物一個新的面目，不論這副新的面目是神話也好，是謊話也好，人們在習慣於日常的標準之外，在讀詩時非得加以忍受不可。

如果以事實作標準來讀詩，非氣死人不可。吾友李白先生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和白髮三千丈和朝如青絲暮成雪，真是一點道理也沒有，連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婆也會指出這是謊話而笑丟她的大牙。但是，在詩的層次上，人們在欣賞時可從這些字眼裏領悟一種事物的新境界，如果一個人沒有這種領悟新境界的能力，你說上三百六十五天說乾了口水也沒有用，他認爲是謊話便便是謊話啦！到了地獄見閻王，他還是贏了，因爲他不接受一個謊話。如果你有這種領悟新境界的感悟力，那麼，謊話並不影響李白之成爲詩人，也正是李白與老太婆的不同之點。

雖然我們已同意了詩人有說謊的自由，但也只限於文字境界的營造，不過，在面對登月的事實時，詩人們下筆寫詩時，雖然能嫦娥女士和蜜司戴安娜一番，但究竟不是味道。雖韻味猶存，但時不我與了，那種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給杭思朗的左脚踢走了啦。在這種悲慘的情況下，詩人們是否坐以待斃，不再寫詠月的詩了呢？

一個九流的詩人可以死守着他的天地，繼續他的幻想，但是，一個不甘自困的詩人，應該願意將自己看得和時代接近一點，那麼，在眼光看見杭思朗伸出左脚的時候，何妨在傳統的地球上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餘，一變而為杭思朗的身在明月光，舉頭思故鄉呢？

這牽涉到一個詩創作上的蛻變問題了啦。變是一種痛苦的過程，詩人在科學家將嫦娥小姐和蜜司戴安娜變作一堆堆石灰層後，如果不自滿於那種幻想式的寄情，當可在另一個新的境界中作新的想像，相信可言志載道的，定會比嫦娥小姐和蜜司戴安娜的幻象為多，何必要那麼死板哉！

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這三種不同的關係，常常構成矛盾，糾纏着一個詩人的心靈；這種矛盾形成衝突，使詩人在選擇之間有無所適從之感，迫使詩人作新的思索和感受，在徬徨中蛻變，衝出了一個新的境界。

今日，詩人正在神話、說話和新的事實中作新的判斷，在神話中的月亮和現實中的月亮的矛盾下，詩人面對一個變的事實。詩人們是不應該失望的，登月人佩帶着全套科學設備，轟然乘火箭昇空，雖然不如嫦娥偷吃了靈藥，兩袖飄寒地奔月有詩意，但究竟人已赴廣寒了。在不太失望之餘，詩人們是否可以重估人類登月後，在詩中的新轉變？他對人類本身的想法，已不只是站在地球上平面的看，他面對着一個新的角度，從太空看地球，從月亮看地球，這種新的觀察角度，

勢必啓發一種新的感受，一番新的心情。

杭思朗的左腳雖然伸開了人類歷史的新頁，也踏碎了詩人的夢，但是，還伸不破宇宙生命的秘密和人與自然的交纏。生命的意義和天道的有無，仍然絞糾着詩人的心靈，仍然可以使詩人痛苦地思索。這也是詩人應該喫而不捨的努力所在。

杭思朗的左腳，正好伸出另一個天地，讓詩人們在這個新的境界裡思索這個問題，正如前面說的，新的觀察角度，勢必啓發一種新的感受，一番新的心情。

麥利斯在「從月球看新的人類」中，因發覺地球在太空中的渺小，而重估了人的生存價值和尊嚴；戴天在「這是一個爛蘋果」中，將一張從太空攝到的地球相片比作一個爛蘋果，揶揄人類怎樣地在地球上毫無理由地施暴作踐自己。這兩位不同國籍的詩人，儘管由於國家意識、民族感情、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但都將他們看到的新境界，用一半同情一半譏諷的語氣發抒一種新的感悟，這種感悟大概不是設計和執行探月計劃的科學家們最初能預料到的。

在祝賀人類登月的賀電中，有「登月是智慧與勇氣的表現」一句，這句話，不只是適用在這次登月的壯舉，也適用於文學上的創作和一切創發的事件；任何一件有創作性的事，都是智慧和勇氣的表現，無智慧則不足以思索探討，無勇氣則不足以破除萬難以立新。

登月的壯舉在一片讚美的聲音中，夾雜着有甚麼用的紛云議論，有各種不同的有益論，也有人大唱反調，憫人而不悲天地說地球上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用不着登天啦！真够熱鬧。無論是讚美也好，是反對也好，都是圍着有甚麼用這個功利的目的發表高論，忘了這是一種智慧與勇氣的表現。智慧與勇氣的表現並不需要一個目的，表現的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在歷史上，科學家的努力，處處表現了這種無

所爲而爲的高貴情操：證明地球是圓的有甚麼用乎？蘋果向地上掉下來有什麼稀奇乎？這些事情說也說不完的也。

無所爲而爲是一種高貴的情操，科學上如此，文學上也是如此。如果詩人們能在登月後舉世的勝利沸騰喧嘩中，冷靜沉思，一方面重估這種情操的價值，一方面放棄了幻想的自憐和帶怒的回顧，以一個新的境界作出發點，重新思索、探討、創作，那麼，杭思朗伸出的左腳，不但沒有粉碎詩人的夢想，反而給詩人伸出一個新的創作時代。

這是一個爛蘋果

戴天

本詩原刊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在香港出版的明報月刊第八十四頁。本期本刊苗苗的「杭思朗的左脚伸出以後」有提到這首詩，特予以選載。

——編者

這是一個爛蘋果
我才不要吃
為什麼？
難道你還不曉得
它第一不好看
第二壞了心
第三……………
別儘管挑毛病
也要知道
你自己

總之我是不
要吃
說個別的理由
來聽聽

這個容易

譬——如：

它不知給誰

咬了一口

不知給什麼鳥兒

啄了又啄

這就東一個瘡

西一個洞

而且好像

還給蘇聯坦克

狠狠的

輾過

而且正如

棄屍

給冷落了

在無定河邊

而且……

你也太衝動了

我是說理由

你是口兇刁

別冤枉了好人

別想歪了

事情

這是怎麼說？

告訴你吧

也無妨

那麼，說

你聽着：

這不是什麼蘋果

這是一張

太空船拍回來的

地球照片

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九龍

協奏

孟仲季

還是 Fiorillo 的練習曲，三十六首的第四首。已練了四個星期。整整四星期。三度、六度、八度、大小和絃。（要命的雙絃，要命的和絃。）吳先生依然皺眉，我低頭，假意鬆一鬆絃柱。

「Every note must be musical……always keep in mind that you are playing music, not just dry notes……and try to express what you feel about it, deep from your heart……don't immitate, I want interpretation, your own in—ter—pre—ta—tion.」

「Again, please.」

保羅先生範奏一遍，（真可怪，厚重的大提琴竟然發出如木管樂器般清脆的音色。）回轉頭來，對右旁的首席小提琴手示意。中年的臉譜滿和祥懇摯的音符，盡是全音符。練完二首 Vivaldi 的大提琴協奏曲，吳先生與保羅先生交換意見。唧唧而又唧唧。

「Wonderful · wonderful · 小小年紀就有如此成績，難得，難得，何況還

是貴國唯一的絃樂隊呢！你的領隊有多大？」

「十三歲。」

我瞟了小蕭一眼，那個鋼琴與小提琴雙棲天才，身材瘦弱，皮膚蒼白，忸怩如女孩，連安妮她們都這麼取笑他。這是一個通行英語的小天地，我的 *Spoken English* 還不甚流利，只是有點胆怯，上下脣不太合拍，和小李交談還是離不了華語。

「Haydn, Haydn.」吳先生手執指揮棒，我們這一簇小麻雀只得收斂收斂。抽出海登的大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Moderato* 伴奏不算太難，第一主題頗為容易掌握，要命的一拍八音的伴奏樂段，大家都有點緊張，速度頗不一致。

「Relax, relax,」保羅先生輕聲哄慰，並以琴弓為指揮棒。協助計算節拍，眼神突然，令人肅然起敬。「伴奏的要務除了遵照樂譜的標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順獨奏者，留意獨奏的表現。」如影之隨身，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第二樂章的主題極為動人，抒情如詩，看似簡單……。「Vibrate！Vibrate！More！More！」指揮喊道。「Don't be afraid！」過E之後，主題湧現，保羅先生的音色美麗非凡，我驟然想起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好像是杜甫的詩。「你怎麼啦？」左旁的小羅惑然不解，原來我慢了的好幾小節。大提琴簡直就在唱歌，高把位的男高音與低把位的男低音。

「Sing！Sing！Cantabile, that means in a singing style.」每次上課，每個星期六下午二點到三點，我得把心掏出來。不是左手影響音準，就是右手用力不當。這首莫札特的D大調第四小提琴協奏曲，拉了三個月連第一樂章都成問題，*Jochims*的*Cadenza*真不知是怎麼寫的，（聽說*Kreiser*的更是出名艱深哩！）我真怕了他，也真服了他。從最低A音到最高把位的D音，大調而小調，小調而大調，交錯進行，四絃琵琶音，忙煞了右手，快速變奏，以空絃A為主軸，然後是第一主題的三絃強音，左手強忍極度的虐待，再然後是屬七和絃的快速下降，四絃強音，（咬緊牙齦）最後是顫音，回歸基音（六度雙絃）。

這首莫札特，輕激明快，故而節奏不易控制，又得從容不迫，一匆促則神韻俱失，是L. R. S. M.的試金石。我自信莫札特還可應付，不至於愁苦不堪。而Bach的Partita呢，單是第三樂章的開頭幾下和絃，就花了足足十五分鐘，（一小時的四分之一）吳先生還是不滿意。（唉，古典大師畢竟是大師！）還過得去，經驗告訴我，不是先生的眼色告訴我。（五年來的學習，連直覺有時也會失効。）八分之六拍的Gigue，大體上每拍六個音，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休止符，強弱要靠自己去體會。演奏巴哈的作品，一不小心則易流於機械化，樂句樂段頗難捉摸，似無句而有句，似無段而又有段，不若浪漫派那麼痕迹瞭然，真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聽說Bernstein會以數學詮釋巴哈，名指揮家終究與眾不同。心想快一點，左手總不聽使喚，真想不到透Elman, Menuhin八九歲就能登台演奏孟德爾生和柴可夫斯基和貝多芬！快，快，這是本星期的最後一個樂章。

「Last movement, please.」保羅先生運弓如神，勁然有力，我們的樂隊氣呼呼地在後緊追不捨，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一陣掌心鞭炮從四面八方轟然而來。燈光乍亮，全體站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作一次深呼吸。

把琴放回琴盒，揭開絨布覆的問機，青色訊號燈亮定，聽一聽Arthur Schnabel的貝多芬的降B大調第二鋼琴協奏曲，指揮是已故的Sargent爵士，樂團是London Dhiharmonic。趁今晚預演前再聽一遍，以把握全曲速度與個性，並默記獨奏部份，如準備會考那麼慎重細心，雖然不是首次上台，事前的預備是免不了的。據說留美小提琴馬思宏的太太董光光會拜Schubert為師，在前輩鋼琴家中，要數他是大師了，真可謂名門子弟，怪不得古人說強將手下無弱兵了！

大管與法國號齊鳴。大管與法國號相繼上台，雙簧管殿後，獨奏者林小姐，剛從英倫回來渡假的鋼琴家，走在客串指揮保羅先生之前。木管與銅管的頭幾小節的附點八分音符在保羅先生的苛求下連續練習三四分鐘。指揮猶豫然，大概是法國號未能稱職，還記得Barty Tuckwell也是在大會堂演奏莫札特的協奏曲，慢板樂章簡直就是女高音，抒情出舒柏特。聽說自從Dennis Brain車禍喪生之後

，天才殞滅，後繼無人。Tuckwell算不算得是衣鉢傳人？還是私淑弟子？小蕭扯了我一下，起身讓位，原來是吳先生親自出馬助陣。三個鐘頭的練習與冷氣並沒有把我們凍僵，在來自新大陸的大提琴體態的大提琴家兼客串指揮的誘導下，我第一次領略到薰陶的意義。剛才休息時，幾個隊友小李兄弟還專誠請教於保羅先生，他詳為解答。指揮台上的霜臉頓化為朶朶笑雲，還親自範奏數遍，左右手如何平均發展等。原來名家竟是如此平易可親，毫無傲然驕矜之態，可真出人意料之外。這才是真正的公民課，不同於教科書上的公式化教條。今早上課時同學們個個如坐針氈，渾身不快，一有機會就望向窗外，期待着奇蹟的出現，焦點是那口大鐘。終章的迴旋曲，意象跳躍而音題富於彈性，借用寫現代詩的四哥的口吻而言。曲中轉為小調的那一段，伴奏的三連音與獨奏緊密相應，一表一裏，不容分割，所謂區域性的合作，大概也不過如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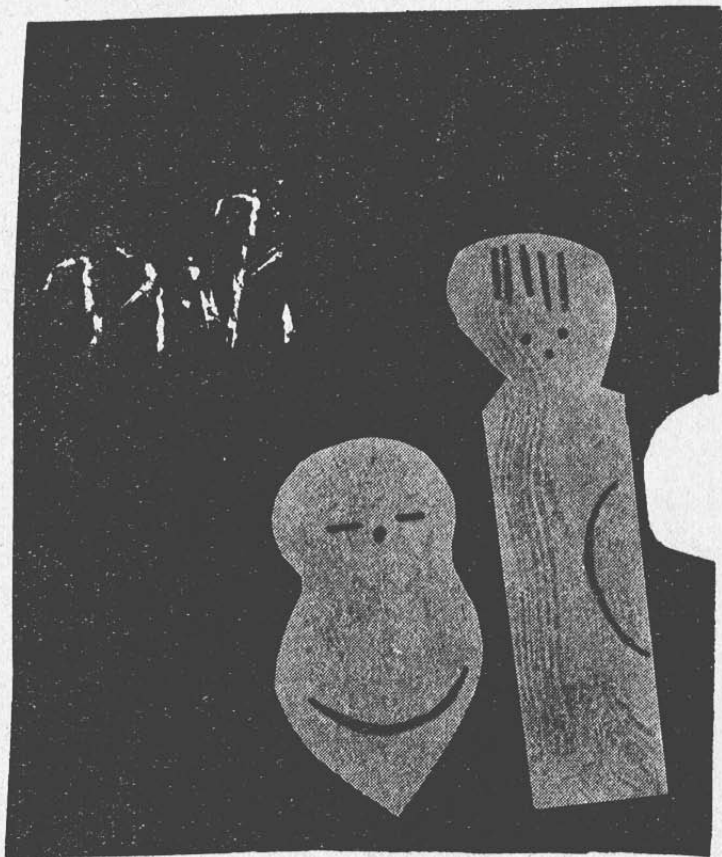
一陣騷動，台下 *Encore* 之聲大作。The Swan 之後是 The Bee，之後是 Clair de lune。大家都浸浴在月光裡，在德步西的月光裡渾然忘我。忘了是誰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印象派的月光，印象畫的月光，床前明月光，台前明月光，於是我踩著一路的月光回去，口哼著海登，以 *Adagio* 為步伐。

「怎麼唱完了還不關掉？」下班到家的姐姐怪道。
關掉唱機，關不掉音聲。抹不去的音痕呵抹不去，抹不去。

Adagio cantabile。

如歌。如歌。

南子
野餐



上完最後一節課，老師挾了那本十多年的舊筆記走了。大家正要一哄而散，級長站起來，在黑板上寫了請留步三個大字，大家就坐回原位。級長站在比水泥地高半呎的木台上，喉核上下移動，清了清喉嚨：「各位同學，上一次印講義，剩二十八元七角六分正，請大家提意見，如何處置存款。」

捐給養老院。

捐獻國防基金。

上菜館吃龍蝦補賢。

買白糖一斤，一人分數粒。

送我。

同學拼命動腦筋，想稀奇古怪的意見，使人聽了哈哈大笑，扭成一團，像一隻蝦米。

整個課室如清晨的巴剎，有的乘機吹口哨（往日的舊夢），有的把桌子當鼓打（舞獅），有的把皮鞋在地上擦（沙沙沙），有的畫漫畫（老夫子秦先生），有的拋粉筆（洲際飛彈），有的摺紙飛機（U Z 型偵察機），有的把紙屑偷放在女同學頭上（百花齊放）。級長見到一群獼猴目無法紀，感到不高興，臉上流露鐵青色，把黑板擦當驚堂木，往桌子上猛拍，非洲蠻荒的鼓訊。他張開獅口大吼：「不要吵呀，不要吵啊，你們沒有好意見，由我提好了。我提議去野餐。」

好！！！（掌聲）

我舉雙腳贊成。

對你的意見，我佩服到五體投地，屁股朝天。

級長：你們提議適當的地點。

同學：白沙——漳宜尾——實里達島——虎豹島——大德光島——榜鵝——

夏威夷——非洲——北極。(又有人乘機開玩笑。)

級長：以投票方式表決。

(有同學偷偷舉兩次手。)

級長：多數贊成去漳官尾。

2

這次野餐，是由級長負責，突明管理財政，大胖管理伙食，駱汀對外聯絡，包括租巴士，向餐廳借茶盤碗碟，買巴東咖喱飯，購百事可樂、果子。

級長對我說：「你負責餘興節目如何？」

「你知道，我的人一向是懶散慣，叫我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我才不。」

「你不是常常說，要具有駱駝的精神。你不妨做一次駱駝。」

「理論是理論，實行是實行，知未必就要行。」

「假如你肯做，我們不妨談條件。」

「笑話，我現在又不是做生意，有什麼條件好談。現在是你有求於我，就算

我有要求，你只有全盤接受，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同學都知道，你具有服務精神，為同學犧牲，將令人欽佩。」級長改用高

帽攻勢。

「謝謝你的帽子，有機會我會送還你一頂。」

「我請你喝咖啡。」用引誘政策。

「你如肯不勉強我，我也不請回你。」

「好，既然你生鐵打不熱，我也沒辦法。」級長快快的說。

3

老實說，我袖子裡的兔子至少有一打，替一個小小野餐主持節目，比替臭頭梳髮還容易。生命的過程原是一場遊戲，我們活着，就要遵循別人訂下的規則去玩，並時時變動位置，和他人的關係，忽為朋友，忽為敵人，忽為人子，忽為人父，我們只是地球大銀幕上的活道具，身不由主地串演悲劇和喜劇。多少人不明白生命的本質，還在無時無地找消遣，玩遊戲。只有澈底瞭解生命的無常，才能瞭解人生。在遊戲的過程中，我將自己當作主角，別人皆是玩偶。在他人心目中，亦以為自己是主角。在腳燈下，所有的掌聲，所有的讚嘆，都投射在他自己以為的自尊射程內。我說，現在玩雕塑家的遊戲，你們要暫時放棄自己的意念，讓大腦像熄滅的電燈，不再發出任何訊息給隨意肌。你們只是一具行屍，組上待宰割的肉，一切不再隸屬自己。另外一個同學，他發出命令，要你擺出各種姿勢。他說：求婚，你要把自己扮成奔放的人，作鞠躬的姿勢，把自尊毀滅。現在玩大風吹的遊戲，凡有戴眼鏡的，都要被風吹起，像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凡有羞恥心的，都難立足。在神的天堂和魔鬼的地獄，只有絕對服從，而不能有獨立思致。你是人，你有獨立思致能力，你要反抗，你就命定要痛苦。一切思想請假的人有福了。你沒有福，你沒有請假，你一星期工作七天，你形容枯槁，你是化石。

4

最近市場不景氣，生意越來越難做，炒粿條，沒有十塊錢的生意，扣除油水、燃料、本錢，淨賺沒有多少。鍋下的焰火，伸出千盞烈焰，爸爸，你的歲月，分期付款一盤烏黑粿條，要蚌，不要辣椒，四毛加蛋。

天天讀書太無聊，這個星期，我們去漳宜尾。沙灘邊緣滾着白白的花。到對

面烏敏島去，乘船只五毛錢。

你星期天沒有讀書，不如到我攤子旁邊擺一攤冰水，賣仙草水好了。一天能賺二三元，也可以作零用。

游了泳以後，口很渴，喝一杯仙草水。仙草水五分，不要太多糖油。今天海邊很熱鬧，熱熱太陽在上，人群在下。

熱熱的太陽在上，Esso Gas 火在下，爸爸比麵包烤得更黑。亞峇，勳力幫忙招呼，戲院剛散場，生意不要給旁邊的蝦麵搶去。

那邊海灘有一個空位，快把旅行袋放在那邊，地方不要給別人搶去。

今天的生意不壞，下星期有空，再來幫忙。爸爸是缺水的樹皮，歲月的刻刀，雕他太多皺紋。

今天玩到死伯爽，下星期再來，一定要把亞峇拉來。

英培安

夜行

那些雲彩終必御去
獨行的人呵
你要孤獨地走入
這座夜內

沒有星的燈照明
帶血的犬聲，遠遠近近地吠着
火的舌頭
亂翻進你的破肺

會相識的大樹
你要好好地替他們祝福
他們的幹
總是這般結實
他們枝葉的肩膀
經已繁茂
向另一面多色的天幕

獨行的人
只有你的寂寞
清楚地敲打着你的孤獨
在整座夜內
只有你自己
在雨針中
在深淵裏
窺伺你的音容及你的脚步

路的兩岸
或許你看見
一張張路人的靈魂
多面的臉孔
他們織着手中虛假的故事
裝作地流淚

夜色是如此冷

而且又黑

獨行的人呵

這首哀歌，你要把它唱完

而你的聲音

已這樣疲憊

七月十一日午夜二時

組屋

牧鈴奴

太陽燈有秩序的

把他發冷的觀察曲折地拖到地面

空中浣紗

下身在別處飄動

他看見大喉嚨的風

把割裂的世紀和精製的自然

一齊送入一格又一格刻板的鴿箱

組屋的複眼

看一種命運

組屋的步態，一隻比一隻高瘦的

楞目之驚驚，像那些記不起來的喧囂
在住戶前，呆呆地作長足的緩行

每次驚覺

他便睜大了恐怖的心靈

最長的流浪，終極還是家庭
是潑婦的蛀齒建成的毒氣室
此種幸福

他所以站在街邊，瘋狂地
看了半天滿座的車輛

睡衣，方形的夢

奶罩，器皿和剛剛洗過的彩旗

多層蛋糕

天線

半導體，匆忙的電流

電梯吊在生死間

他嘗試從基層建築中掘出純白的微笑

組屋的事件，像有的和沒有的
作天道的循環。一隻鴿子

跌下，一大堆蒼蠅

嚇然開始報導，輿論

一滴隔天就變黑而後被人衆遺忘的紅色

玻璃門

悄凌

她最討厭星期一了。星期一離開星期六好遠。

手指都打到硬了，不能彎曲啦！真是刻薄的公司，那麼多的文件，又不多請一個助手給我。她把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都浪費給這架打字機。午餐的時間她才重新振作起來。

把嘴巴閉了一個上午的女孩子又吱吱喳喳的圍在一堆了。她懶懶的把打好的文件整理，眼睛却望向坐在角落的那個婦人。

這女人又不知在搞些什麼鬼。那羣女孩的嘴又裂着哈哈大笑。那種笑真恐怖；彎着腰，身子左右的擺動。哼，女酒鬼都沒有這樣可怕。她又低着頭工作。

——嗨，妳又不要買飯吃嗎？

那個瘦瘦小小得像一根豆芽的女孩走了過來。

——我吃水菓。

——妳每天不吃飯？哦，怕胖嗎？

她抬起眼，直視她。哈，不吃飯又不是替妳省錢，問那麼多幹什麼？她望着這根豆芽莫名的笑起來，不禁想起一本書會寫過的句子：連骨頭斬碎了也裝不滿一個小碟。

——人家待嫁啦，存錢買嫁粧哩！

大眼婆一面撫着脚眼一面張着和大眼成對比的薄薄尖尖的嘴。

結婚關你什麼事，又不是要你嫁。她的眼睛往大眼婆掃一掃。最好這雙新鞋把你的肥脚打得更腫。她幸災樂禍。

——別說人家呀！等會人家又打電話向別人訴苦去了！

哼！長舌的，你少講兩句我不會說你是啞的。她最討厭這接綫的婦人了。抿一抿嘴，一臉不屑的視着那張油漆般的面孔，又迅速的收回視線。誰要看你？她覺得多看這婦人一眼也很很委屈自己的眼睛。

——飯來了！

一人搶着一包。她覺得這些舉動真像那些巢裡的小鳥，有東西吃就塞着大口，沒有食物就唧唧的囉叫。她覺得自己真不應該在這裡，於是挽着手袋，要去外面買水果。

她拉開玻璃門時，後面一陣陣的冷大笑令她不寒而慄。她厭惡的走了出去。

星期三。算算還有三天。她一邊吃着蘋果一邊算星期六的路程。接客室裡只有一個她，玻璃門裡透出的吵雜聲造作的笑聲令她煩得要摔這粒蘋果穿過那扇門。

每個男孩子都說女孩子可愛。可愛？她不相信這句騙人騙大傻女孩子的話。也許吧，在他們的面前，她們的可愛才會溜出；或許，只有他們的眼睛才能看見這些「可愛」。

我總是不會裝為不是我自己。她望着玻璃門裡那羣圍住那長舌婦人講別人閒事的女孩子，這樣想。她們很在行，一點也不像在演別的可憐的角色。

大眼婆初來上班的頭幾天，就這樣對她說：哎呀！那接綫的化粧嚇死人，那麼厚，笑起來也會裂痕的！

她還以為自己已知了，跟她很好。另一個午餐時間，她却聽見大眼婆對着這婦人說：

——英姐，你的臉真滑，妳很會化粧。

她真自然得可以，那雙大眼睛好像要貼着那婦人臉上的樣子。她真的很佩服大眼睛的嘴巴。從那時起，她很少跟大眼睛在一起。

也許她不是故意這樣孤立自己，她只是沒有儲蓄足夠的勇氣去改變自己。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討厭，爲什麼要欺騙別人和自己呢？

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她還是她自己。

蘋菓就這樣一口一口的完了。

二點正。那些好運動的嘴巴被強迫閉上了。

多麼美麗啊星期六。

早在鈴响前的五分鐘已準備推玻璃門的女孩子，一聽見這令人睡意全消的鈴聲，人已在門外了。她極想離開這個氧氣已被吸個精光的冷氣室，但他的電話還沒來。

那婦人走時把玻璃門重重的關上，和大眼婆相借出去，還拋下一句什麼真有耐心啊！

愛管閒事得缺德！她暗地裡罵了長舌婦幾句。只會偷聽別人的電話。上次她對他說：喂，够了，見面才講，有人偷聽。之後，長舌婦總愛有意無意的挖苦她。她很難記起自己在什麼時候就覺得那婦人越看越不順眼。

她把呼吸也放在電話上，它偏偏也學着她靜靜。若它忽然叫起來，就不會遭她的白眼。

不來這麼快也好，等的時間用來計劃明天，使它更能使自己回憶。

波德申不能去，有水蛇。她越來越不捨得死。那天，那根荳芽問她怎麼胆小得要死，過馬路也看看右看看左看看右又看看右？當然啦，荳芽悲傷的說，妳死了有人傷心，妳自己也傷心。我，爲誰活呢？

電話還是那麼安詳。

看戲？不痛快。三個鐘頭會毫不留痕跡的溜掉，千等萬等的星期日要愛惜。其實在戲院裡也不是很冷靜，記起他們的肩相擦時那股暖流的滙合，她嘴角又流出笑意。

電話還在裝啞啊。

去散步最好。哈，上次走過那個小山坡，愛依人搔人的草籽鈎滿他的褲管。他隔天對她說：小鬼說昨天你去那裡我知道啦！看你帶回來的「湖濱公園的種子」就可以。

難道他忘了我的號碼？她的兩道眉都相對着了，踱步到玻璃門邊。爲什麼馳着的車子中沒有白色的突然停下來呢？那她會是怎樣的驚喜！門外、街上、門內都是一樣靜得令她無法忍受。

他現在好像有點不在乎她了。她這樣想。以前，他總是處處小心照顧她，上石階時用強而有力的手扶她；過一個小小的溝渠他也再三的提醒，好像它有幾十呎深，一跌下去就完了；前個星期在地利華用午餐時，他那心不帶來的態度就令她猜疑整個夜晚。男孩子男孩子，男孩子就是這樣，女孩子對他愛理不理時就好像完全忘記自我的獻殷勤；女孩子若也坦白一點點的傳回同樣熱度時，就不在乎了。她記起死黨說過的一句話：永遠不要讓他知道妳不能沒有他。不對，爲什麼要跟自已說謊呢？她輕輕的搖搖頭，額前的劉海斜斜的從右額滑下，掩去她有倦意的眼睛。

鈴……………

——陳經理在不在？

萬噸的壓力，把她緊緊的困住，呼了一口氣之後，一陣陣的失望把她全身的氣力拋出身外。她無力的靠着椅子。

——沒有。

他怎麼樣了啊？忘了自己說的：明天一點左右等我的電話，懂嗎？她做了種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的猜測：也許電話不通；也許他太忙；也許他有事出外；也許……：……不管什麼，都可以原諒他，只要他的電話來。

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了。指甲都咬得要破了。

埋在過去星期日的歡笑，勾不起一點點興奮。任何人可以忘記她，她不在乎，只要這時他傳一點聲音過來。但沒有。她軟軟的把頭垂在手臂上，一口帶着委屈的嘆息吹得掩住她鼻尖的長髮微微飄起又落在臉頰。

雨若下一陣就好，她可以把半個鐘頭疊起來的悶氣怒氣都怨在雨的身上，還能藉口下雨怎能回。這個電話，會傳來多少次他的聲音，那樣的把她當爲小孩子一樣關心着，她總是靜靜的浸在憧憬裡，不讓任何一片幸福被自己的聲音嚇走。他一聲明天再見呵是那麼有彈力，打入她腦裡心上，一直在星期日見到他時才被他的笑容吸回。這一下，它竟是偏要裝啞。

你到底响還是不响？我就要走了！狠狠的迅速的把聽筒拉近耳邊。沒有壞呀！還在等等的响着！碰！使勁的丟回去。

踱步到窗口。天要下雨了，烏雲佈滿天空，雨點好像已經掛在上半天了，却還頑固的不落下。噢，不知剛才有沒有摔壞電話。管它，壞了更好，可以毫無牽掛的回家。

死電話！啞電話！

它還是安詳的在一旁，比她還固執，不响就是不响。還是她輸了，投降的拿起聽筒看看它壞了沒有。

沒有，沒有壞。

二點了呀！他再不打來，今生今世都不要睬他了，死了也不理他！再等十分鐘就一定回去。得。手袋裡有十幾封信，一封一封的把她的怒氣封了進去。

這一封，這一封使她看了就氣。妳真是小孩子。他寫。他還在信箋背面畫一個哇哇哭的公仔。想起她就更氣啦！

——喂，你知道那個接縫的長舌婦很缺德嗎？我真的討厭她。看她一眼也會嘔！

那個星期日，他們走着走着，她憶起什麼的對着他嘟了這幾句。

——妳怎麼可以這樣？不喜歡人家算了。怎麼可以隨便討厭人家？真是小孩子。不要這樣，懂不懂？

——懂你的頭！我是不喜歡她。我討厭她討厭她！你又不是她的誰誰誰，幫她幹什麼？

——真是，小——孩——子——。

——他把「小孩子」拉得很長很長，在她那鼓起的臉頰拍拍。

——算我錯，對不起小孩子小姐。

——當然是你囉！

口裡不服，氣却全消了，她知道他每次都遷就她。偷望他一眼，輕輕的笑了。

劈。一隻失魂的小壁虎掉在桌上。拍拍拍，她本能的迅速的用長爪猛拍桌面。小壁虎慌忙的溜到桌底了。一眼又觸及死板板的電話，火氣起得好大，匆匆的把信塞進手袋。

這一次，我不走就是大傻瓜了！明天你來了，休想我會睬你，亞龍。她瞪瞪的走向玻璃門。

等得得。玻璃門外的轉彎處傳過高跟鞋的聲音。要命，是那長古婦和大眼婆倒回來呀！她們見我等到現在還笑脫牙？以後我還得了？亞龍，你害死我！

鈴鈴鈴。她箭步飛回桌旁，抓起聽筒，像是被人緊勒喉嚨快要斷氣却又忽然被鬆大大的呼了一口氣。

——好了好了，亞龍，你怎麼那麼的長氣？已經談了一個多鐘頭了呀！知道啦！明天等，拜拜！若無其事的放下電話，轉身却對着那婦人忘記關上的大嘴巴和一雙不閃的金魚眼，這都在她意料之內。她輕鬆得意的對她們笑笑。

長舌的把頭一扭，走到自己的桌上翻找着，大眼婆咕嘟着怎麼你自己連鑰匙放在什麼地方也忘記了。

她正要拉開玻璃門時，玻璃門上却鑲着兩張又羨慕又妒忌又焦急的臉譜，她自己也從反映裡發覺自己的演戲天才。哈，真想大笑。想起剛才電話中的女人一定會被怪電話嚇得木頭一樣。

玻璃門外是一片有興奮滲和的空氣，她感到自己的每一個細胞都爭着要深呼吸。

星期一，我將披上多一層驕傲上班。她回頭望着玻璃門，這樣想。

紅

賀蘭寧

1

躺在床上。醒來，他彷彿覺得自己仍在船上。船瘋顛。船成醉而行。長嘯的海風割耳割頰而去，小艇的摩多發動聲猶未絕滅。昨夜，心情最亂，再加上細雨，船長的臉，很滑的梯，構成一個使他憤怒的夜晚；人活着是多麼枯燥。在星期六晚上，在情人纏綿的晚上，我還要在船艙中，看浪潮從前方湧到後方，看「紐申那」的廣告牌，在遠遠的岸上睜着紅眼。唉，那一個週末晚上，我能看到的是酒窩，不是旅客疲困的臉色，不是船長的帽，也不是水手們臂膀上的橫肉。

她說今天上午要來的。許多人到今天就可好好地休息。今天是紅色的日子，表示停止工作，而我，常常不能。起身，雙手自然地往臉上一抹，他摸到滿腮滿嘴又都長出短硬的鬚髭。她怎麼還不來，桌上的鬧鐘告訴他的眼睛：已經是十四分了。

約三時半，她才來。一進門，就使滿室的空氣變得很潮濕：

媽說不許結婚。

昨夜遺留的悶氣，再加上這句話附帶來的憤怒，一起冒入他的雙眼。她的話是雨滴。成串的企望頓時在臉上冷卻，他忽然覺得自己像一株孤草，只能撐起抗議的傘，無聲地抗議。

媽說：你和我同姓，別人會說閒話。

他開始懶了：同姓，又是同姓。只要不是親屬，爲什麼同姓的男女不能在愛中互望？不能在理想中用兩雙結合的手創造美滿的生活？你的母親能通過五十多個不同的年份：從少女變爲少婦，讓黑髮轉爲白髮，而思想却依然嵌在舊存的道德和倫理觀念裏。

媽說，跟你以後，不會有好日子過。做家務。看孩子。對我是新鮮的事情。媽說愛情是虛無的，只有錢財最真實。幸福的婚姻必須建立在穩固的經濟基礎上。像你這種入息有限的公務員，是會使我吃虧的。

多麼令人厭惡的想法，他想：愛是一件美麗的玉器。愛是一襲溫暖的衣。爲甚麼人們硬要用鏽幣磨去美麗和溫暖？

那你怎樣打算？永遠懦弱？不敢反抗媽媽的意思？他聽到內心憤怒的吶喊。只要你倔強些，我們就能在一起。

我不能失去媽，也不能失去你。女人總是把自己迷失在鹹濕的淚裏。你明知我的感情已捐給了誰，而且捐得很慷慨。

她的臉黯淡得叫人窒息。

若思，在你那臂的港灣裏，我已停留了很久，我不想再流浪。你的影子也永遠跳不出我的記憶。你，會忍心讓我輕易離去嗎？你會的，以你的性格，你會在

媽媽和情人之間，選擇媽媽。因為媽媽只有一個，情人失去了，可以有新的。他想。

你大哥的意思呢？

有榮，大哥的話也要叫你氣憤的。

反正是氣憤了，再加多一些也是一樣。你說吧。

他說看你的樣子就不像好人，沒出息。

看我的樣子？也許你大哥受電影的影響：小白臉是好人，好人有好職業。他是局長是教員是作家是音樂家，醜陋相貌的是壞蛋，他必定是好商是狡猾的董事長是小販是賊。所以，影片中小白臉的張生是好人，小白臉的楊乃武是好人，而恐怖相的劊子手是壞蛋。

人有時真傻。他想，明知人生的這場戲不是如此演法，明知自己活在住高樓有電視有錄音機的時代裏，仍然固執着，把思想觀念扔向古代，停留在四書五經上，去啃孔子的倫常學說，喝老莊遺下的符水。只要是東方人，思想中總是多少保留一些不合理的觀念。其實，有誰知道多少外表端莊的人，內心却卑鄙得如同一襲污衣，兇殘得如十字架上嗜血的鐵釘。而許多不雅觀的臉皮下，却蘊藏着永遠磨滅不了的善良和溫情呢？

他知道肩頭必會越來越濡濕的，如今在這間雙人的房中，光線已漸昏暗。黃昏滾落天角。夜來了啊，鉗住房中兩個憂鬱的影子。

這是二房一廳的政府組屋。他偷偷地向「房東」租了一間。清靜的房，粉紅色的壁，愛情的壁。壁上只有一張六吋的照片，是上個月他和她在一起時拍的。背景有宏偉的國家劇場和噴水池。一本掛在窗旁的日曆上，張美瑤的翻版臉孔很甜。他抬頭看看照片，他還記得上個月的這一天。是中午，有白太陽和花樹。他有滿懷的希冀；以為他們的將來很順利。所以，剪票員很可愛，水族館中的魚也很可愛。而現在呢？現在讓她快樂點吧。翻翻那疊快樂的日子，別讓她滿臉留下灰暗。

還記得那朱紅的羽狀海星嗎？他躺在牀上問，你說的，你是紅羽狀海星，我是小刺蝟。

他摸到短硬的鬚髯，一定很扎眼的。

你怎麼不說話了？

婚姻。國民服役。媽媽的觀念。大哥的輕視。構成一整日的不調和氣氛。管他！現在不做什麼，事情不易解決。反正遲早要去婚姻註冊局呆坐兩三個鐘頭，領一張婚姻証書。而那張紙只不過證明兩個性別不同的人，可以合法的生活在一起。只不過讓長輩滿意我們完成他們的希望，其他的一切，在婚前和婚後，還不是一樣？無情的時光像海盜一樣匆忙，拼命奔向記憶。然而，時間和事件有時却像絲線，拉得太長，總會斷的。早享受歡樂的日子，未嘗沒有好處；早解決一件事，再呈報上去，那時，就像天已出虹，花已結果。一切反對的意見，必然在無可奈何中消失。那時，她的媽媽的眼睛，除了大紅外，還能怎樣？她的大哥，除了灰臉對我，還能怎樣？其實，今日以後的後果，也是他們造成的！

於是，心臟肌加速張縮，血液狂然循環，一切變得很突然。髮中，爆出火種。魯莽的人。魯莽的步驟，驚弱的反抗。一切的煩惱到此刻必須完結。他想。紅羽狀海星哪，太多刺的刺蝟，床緣的臭虫決定逃亡。

生日

地中海

我二十一歲生日那天整天都在下雨，早晨九點我醒來一次，想想今天不必上工，又睡了。

中午三點我去找大蛇，要他陪我去游泳，大蛇本來不想去，後來我告訴他今天是我的生日，他去了。我們到了海邊，天還在下着毛毛雨，很靜，海的遠處有霧，我們跳進水裡才感到冷。大蛇問我為什麼不用別的方式慶祝，我說我今天的心情不大好，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去打一場球或者游個泳就好了。然後大蛇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我說「謝謝」。

我們只游了半小時就回家了，我睡得太多，混身無力。回家的路上大蛇說要買包烟送我做生日禮物，我拒絕了。

回到家已近五點，我和媽說我頭暈；媽說我是個怪人，下雨天也去游泳。

晚飯後我一個人去看「Carry On Doctor」，並且打算今晚要花十元。

到了戲院二號位的票還有，所以我就實在捨不得去買一號位的票。在進戲院前我買了些水果和糖，我本來想買包大包的冰淇淋來吃破肚皮，可是找不到賣冰淇淋的小販。

影片上映的時候我的頭越來越暈，加上「Carry On Doctor」裡全是不好笑的笑料，我看到一半就溜了。走出戲院時間還早，才八點，我去熱鬧的地方逛了一會，又去吃 Satay，吃完 Satay 後本來想去喝瓶酒，可是又覺得一個人喝酒實在沒什麼意思，只好算了。

最後我只好回家了。回到家裡才十點，我總共還花不到五元。

瘋人院

零點零

我們沒有背景音樂
沒有主題曲

這裡他們說：陋巷
狠狠地踩熄
我們希望的煙蒂

那孩子用失眠的眼神
敲打着每一家的窗戶
那孩子說他老了
低低戴起一頂草帽
稱自己是神

於是每一個星期天上午
誰也不會去敲响鐘聲
就讓黃昏歇在籬笆上
獨自去晒他軟軟的昔日

（而晚餐可又是馬鈴薯色的日子
長針短針爬過守院人的顏面）

於是等石塊們的夢
以及鐵欄干他們的囁語
都瘦得像一根牙籤了

夏日啊

什麼時候是明天

什麼時候是白雲不再飄蕩的日子？

（我們祈禱
我們什麼也沒得着）

夏日啊

誰沒有名字
誰就是雲？

論小說

D·H·羅倫斯著
羅炎譯



「論小說」譯自D. J. Enright和Ernst de Chickera合編的「英國文學批評選集」(English Critical Texts)。這是羅倫斯死後才發表的一篇相當重要的論文。在羅倫斯的眼中，沒有甚麼比活著更重要，只有在生活之中才可以看到活潑的生命。「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而是一部「活潑的生命之書」，像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綫」，是一部「人的書」。

我們對自己總有着奇妙的意想。我們以為在我們的肉體存有精神、靈魂或思想。俗語說：「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體」(註一)。年歲飲盡美酒後，拋棄酒瓶；當然，酒瓶是指肉體。

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迷信。為何我老是在看着我的手，它敏捷地寫這些字；同時又覺得，比起那控制它的腦來，它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的手和腦之間，是否真的有極大的異點？我的手是活的，它閃爍着自己的生命。它接觸着奇異的宇宙，學習與熟知廣大的事物。當我寫這些字時，我的手流暢地滑動着，像蚱蜢般躍起點了一下；同時又感覺到桌子很冷；如果寫得太久，便覺得厭倦，它也有自己不成熟的思想。總之，它和我的腦、思想或靈魂一樣，皆屬於「我」。為何我想像有一個「我」比我的手更屬於「我」呢？我的手是絕對活的，我也是活的呀！

當然，對我來說，我的鋼筆並不是活的，它不是活的「我」。活的我只到達指尖即止。

凡是屬於活的我即是我。我的手的每個細微部份，包括每個細小雀斑、毛與皮膚摺痕都是活的。凡是屬於活的我即是我。而我的指甲，這些介乎我與沒有生命的宇宙之間的十支小武器，越過神秘的盧比孔河（注二），由活的就靜止的物體，例如我的鋼筆就是。

我的手是活的。我也是活的。但是，是否我的手只是個瓶子、壺子、鐵罐、泥器、或任何其他無意義的東西呢？當然，倘若我割傷它，它必定流血；我如裝滿櫻桃的罐子被刺破了會流出櫻桃一樣。但是，被割傷的皮，流血的血管，以及未露出來的骨，都和循環的血液一樣，是活的。至于說鐵罐或泥器是活的，則是無稽之談。

這便是你所能學習到的，如果你是個小說家。這也是你感到難於瞭解的，如果你是個牧師、哲學家、科學家或蠢才。如果你是個牧師，你大談天堂裡的靈魂。如果你是個小說家，你知道天堂是握在你的掌中，或在你的鼻端上，因為這兩者俱是活的；只因是活的人，便已確實地超越過你所大談的天堂了。天堂是屬於來生的，對任何有關來生的事物，我是不會感到熱心的。如果你是個哲學家，你高談無限（Infinity）與悉知萬物的純靈（Pure Spirit）。可是，如果你檢起一本小說來閱讀，你即刻領會到，無限只不過是安置我的肉體的同一壺子的握柄而已。至于說知曉這方面，如果我將手指伸入火中，我即感覺到，火也知曉它正燒得熾烈，而使佛家的涅槃淪為某種臆測。的確，我的肉體，活的我，知曉，熱烈的知曉。至於各種學識的總和，也不會超越過我和讀者你所熟知的，果積在肉體裡的萬物。

這些可惡的哲學家高談濶論，洋洋得意，彷彿進入忘我的境界，而比原來的自己更形重要的。這簡直是廢話。每一個人的生命皆止于指尖，哲學家也不例外。這是他的活的肉體和止境。至于那些由他身邊閃過的言語、思潮、感喟與願望，也只不過是九霄中的無數震顫，並不是活的。可是如果這些震顫得到另一個活的人，而將之注入自己的生命裡，他的生命便能披上新的色彩，我如一隻會變色的避役蜥由褐石爬至綠葉，身體也跟着變成綠色。一切都很快妥切。但是，它仍未改變一項事實：那所謂的精神靈魂，也就是哲學家的教義或者是聖徒的教誨，並不是活的，而只是九霄中的一種震顫，類似無綫電報而已。所有這些精神靈魂的胡言亂語只是九霄中的震顫。作為活的人，你從九霄中的震顫裡獲得新的生命。這只是因為你是個活的人，你用不全方式將養料與刺激物吸進你活的身體裡。但是，

若謂教義或傳達給你的精神靈魂比你活的肉體更爲重要，則是廢話。你倒不如說餐桌上的馬鈴薯更加重要。

除了生命以外，沒有東西是重要的。對我而言，生命除了存于活的生物內以外，我絕對看不出它存在何方。有生命者是活的人。即使是雨中的捲心菜也是活的捲心菜。活的東西是令人感到驚奇的。死的東西是附屬於活的。一隻活的狗比一隻死的獅子好；但是，一隻活的獅子卻比一隻活的狗好。這就是人生！

欲使聖徒、哲學家、或科學家堅守這種簡單的真理看來是不可能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背叛者。聖徒希望爲萬民奉獻出身體，作爲精神上的食品。即使是佛蘭西斯聖徒也將自己變成一種天使糕，使每人可分享一片。但是，與活的人相比，一塊天使糕是微不足道的。可憐的佛蘭西斯聖徒在臨終時，可能還向他的肉體道歉說：「呵，我的肉體，寬恕我多年來對你幹下的罪行吧！」這並不是給他人喫的聖餅呀。

另一方面，哲學家因爲會思想而斷定：除了思想以外，任何事物都是無關重要的。這彷彿有如一隻蛋子，因爲會排出糞粒而斷定：只有糞粒才是重要的。至于科學家，他對我是無所用的，只要我仍是活的人。對科學家而言，我是死的。他在顯微鏡下放上一塊死的我，然後說那是我。他把我分解，而說這塊是我，那塊是我。據科學家說，我的心、我的肝與我的肚，都是科學上的我；而目下，我是個腦，是筋脈，是腺，或組織系統裡的某種更新的器官。

現在，我絕對否認我是一個靈魂、一個肉體、一個思想、一個智慧、一個腦袋、一個神經系統、一串腺、或是任何其他小部份的我。整體比部份更爲偉大。因此，因爲活人的我比我的靈魂、肉體、思想、意識、或其他只是一部份的我更爲偉大。我是人，活的人。我是活的人，只要能力所及，我將永遠做個活的人。

由于此種原因，我成了小說家，我認爲我比聖徒、科學家、哲學家、與詩人更優越；他們只是專長于活的人的不全部份，而無法達致人的整體。

小說是一部輝煌的生命之書。但書並不是生命。它們只是九霄中的震顫。可是，作爲一種震顫的小說卻能使整個活的人顫抖。這比詩歌、哲學、或其他任何具有震顫的書更有作爲。

小說是一部生命之書。在此種意義上說，聖經是一部偉大、混雜的小說。你或許說它是描寫上帝

。但事實上，它卻是描寫活的人，例如以下這些人物：亞當、夏娃、撒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母耳、大衛、巴西巴、路得、以斯帖、所羅門、本伯、以賽亞、耶穌、馬可、猶大、保羅以及彼得。他（她）們自始至終不都是活的人麼？他（她）們確是活的人，但不是部份的。即使是上帝也是另一個活的人，他會在盛怒下，將右鉞擲向摩西的頭。

我希望你開始領會我的意思，那就是：爲何小說作爲九霄中的震顫會極端重要的。柏拉圖使完人在我的體內震顫。可是那只是一部份的我。在活的人的奇妙性情裡，完美只算是一部份而已。耶穌的登山寶訓（註三）使我這無我的精神震顫。但是那也只是一部份的我。十誡使惡性（註四）在我體內震顫，警告我說，倘若我不小心，我便是盜賊和兇手。但惡性也只是一部份的我而已。

我希望所有這些部份的我都能和生命與人生智慧一起震顫。但我就求整體的我能偶爾基于整體而震顫。

當然，此種震顫必須發生在活的我的肉體裡。可是，倘若震顫欲通過傳遞而發生的話，它也只有整部小說將自己傳遞予我後始能發生。聖經——整部聖經——以及荷馬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都是絕佳的古代小說，它們的內容包羅萬象。也就是說：它們以整體去影響整個活的人，超越他自己各部份的人。它們以新的生命使整棵樹震顫。它們不光是刺激它向一個方向生長而已。

我不再願意向任何一個方向進展了。如果我能避免，我不願激勵任何人向某種特殊方向進展。某種特殊方向導致死巷。我們目前是身處死巷裡。

我不相信任何令人迷離愴悅的啓示，或任何上帝的話。「草兒枯萎，花兒凋謝，但上帝的話將歷久不朽。」就是我們常用來麻醉自己的廢話。事實上，草兒枯了，才會因而在雨後長得更翠綠。花兒謝了，新的蓓蕾才會開放。可是上帝的話，由于是人說的和只是九霄中的震顫，卻變得愈乏味，愈令人煩厭，終使我們置若罔聞，而被忘卻。比任何枯草消失得更快。這是草兒如蒼鷹般地更新它的青春，而不是上帝的話。

我們不應尋求絕對真理。讓我們一勞永逸地對付任何絕對真理的醜惡霸道吧。世上沒有絕對好的，也沒有絕對對的。萬物流動與變化，即使變化本身也不是絕對的。整體是個外表各不相稱部份所奇異地集合而成的。而每個部份則互相流動。

我是個活的人。我是由各不相稱部份所奇妙地集成的。我今日所說的「是」完全和昨日的「是」

不同。我明日所流的眼淚與一年前的眼淚毫無關係。倘若我所愛的保持不變與不再繼續變化，我將停止愛她。只要她開始變化而驚動我，使我也變化，刺激我的情性，而她也因為我的變化而在自己的情性下搖擺行動起來，這樣，我就繼續愛她。倘若她持久不變，我倒不如去愛胡椒盒。

在這變化中，我保持着某種完整性。倘若我試圖干預它，災禍便降臨我身上。倘若我自己說：我是這個，我是那個！那麼，我就變成愚蠢與固定的東西，宛如一支燈柱。我將永遠無從知道我的完整性，我的個體與我這「我」之所在。我無法知道它。談論我的自我是枉然的。因為這只意味着我在編製自己的模型，並裁剪自己的身體去配合它。這是無益的。你可以裁剪布料去配合你的衣裳，但你卻不能將你活生生的肉體切成塊狀去安置你的模型。當然，你可以將你自己裝入理想的婦人胸衣裡，時裝還是變化的。

讓我們從小說中學習吧。在小說上，各種人物是活的。倘若他們隨着模型而變好，或者變壞，或者竟然變成善變，則他們便停止活着，小說也就壽終正寢了。小說裡的人物必須活着，否則就等于零了。

同理，我們在一生中必須活着，否則也就等于零。

當然，我們所指的生存就如我們所說的「存在」一樣，是難以描述的。人們將自己所解釋的「人生」的意義記入頭腦裏，然後進一步將人生強行去配合模型。有時他們深入沙漠尋求上帝，有時他們前往沙漠尋找現金，有時是醇酒、美人和歌聲，有時又是水、政治改革和選票。你從未能預測下一步棋是什麼：從以恐怖炸彈與毒氣去謀殺你的鄰居，撕裂他的肺臟，到支持棄兒院和宣揚基督博愛，以至成為離婚案件中的共全被告。

身處此種狂妄混亂中，我們需要某種引導。光是杜撰「你不可做這，不可做那」（註五）是沒用的！

然則如何？你就摯誠與光榮地求助于小說吧。看看在小說裏的你是個活的人，或是個活着的死人。作為活的人，你可以愛女人；而作為純然是活着的死人，你也可以和女人調情。在用膳時，你可以是個活的人，或只是個咀嚼食物的死屍。作為活的人，你可以槍擊敵人；但是，如果你是現實生活中可怖的偽物，你可能炮轟人群，他們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而只是一些你感到麻木的事物。倘若這些事物剛好是活的，你就犯了滔天大罪了。

作個活的，作個活的人，作個完整的活的人：這便是問題的中心了。在它最完美的情況下，小說，高乎一切的小說，能够協助你。它能協助你，使你不曾成爲活着的死人。現今，街道上滿是走着死的人，屋子裏盡是死屍。女人也多是的。宛如鋼琴，一半的琴鍵是啞然無聲的。

然而，從小說裏，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男人何時死去，女人何時變成遲鈍。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對人生培養成一種直覺，而不是一種是與非、好和壞的理論。

在生活裏，任何時候都有是與非、好和壞。但是，在一方面是對的，在另一方面却是錯的。在小說裏，你看到某人因爲他的所謂良善而變成一具屍體，另一個人因爲他的所謂罪惡而死去。是與非是一種直覺：是整體意識，存在肉體與精神合一人裏的一種直覺。只有在小說裏萬物才能有充份的發揮，或者說，最低限度，在我們領悟到我們生存的理由並不是爲了遲鈍的安全，而是爲了人生之後，萬物始能有充份的發揮。因爲在萬物充份的發揮中，即產生一種唯一的東西，它也就是一切的事物，那就是：男人的整體，女人的整體，活的男人，活的女人。

註釋：(一)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 拉丁文。

(二) "Rubicon" 古意大利之界河。

(三)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四) "The Old Adam"

(五) "Thou Shalt Note"

李蒼

小屋來去

那一年我退了房間以後，就不會回去過；退了房間，就像是退了一切，唯一不退的，恐怕就是記憶了。我問了朋友好幾次，最後問起關於那些人的時候，朋友只是說：「搬了！」那一次問起時，朋友還提起那個男主人，那個男主人走了！

那個男主人走了！那個男主人，瘦弱得像一根收割後田裡留下的稻稈，孤獨而蒼老，一直那麼蒼老着，蒼老了整個原不太快樂的家庭。那個男主人，乾褐的皮膚是一塊塊斑駁且暴裂的椰樹皮，好像有什麼老是要把它們撕下來。我第一次看見他就有這樣的感覺，最後一次看見他，也是這樣。

「我曾經見過他，他從我身邊走過，但我不大肯定是他。」

「這樣的賭鬼，那一家人還沒搬走，據說他就失蹤了！」

我想這根稻稈此刻恐怕已經腐爛了，我想那些樹皮現在也許早已乾裂了。在什麼地方腐了去，在什麼地方剝裂了，我無法想像！

因為那年我退了房間之後，就不會回去過。那間房間，小屋裡的一間，我們三個人，兩個小窗，我在那裡渡過三個月。三個月不管在

當時或現在，一樣的短。三個月像一條小小的溪水，不長，我濯足而過，溪水涼了我的腳，一直涼上心中。三個月是平靜而安詳的小花園，花開不多，花類也不多，淡淡幾朵，平凡幾株，我只是在其中走過。那三個月是在那年的年尾。年尾似乎不甘願結束，年尾拖得好長，像一條長長的路，把我和市區拉開了，分在兩頭。朋友說那兒靜，可以讀一些書。

這是一間小屋，在山崗上，兩旁也有着同樣形貌的小屋。它沒有什麼特出，我實在記不起自己爲什麼會走進去。那個晚上，朋友帶了我，說好三個人共用一間房。那個晚上，在市區還不算晚，只是到了小屋，我發現夜晚在這裡來得比較早。我只見到女主人，也不記得當時她在做什麼。朋友和她打了個招呼，我也和她打了個招呼，進了房開，我才想起女主人已是進入中年的人了。

三個月就這樣開始了。那間小屋，在山崗上，除了男女主人，還有幾個小孩子。是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已經記不起，我見了男主人，其實什麼時候並不太重要，我見了他，就是那根稻稈，只可惜這間小屋並不像收割後的田野。這是一塊尚未耕耘的荒地，那幾個小孩子，那幾棵樹芽，未曾好好扶植過。我發現他們已到了入學年齡，但是除了聖經，他們沒有其他的課本。

是的，除了聖經！女主人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朋友說她患過病，給好多醫生看過，始終未見起色，後來信了教，得救了！她或許得救了，但男主人始終未曾被救過。一直未曾被救過，直到他走了！

那間小屋，女主人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那些孩子，那些只有聖經而沒有課本的孩子，只等待耶穌爲他們引路。剛來的第一天晚上，朋友就跟我說了關於這家人信教的情形。果然隔了好幾晚，我就聽到歌聲。開始好像是女主人唱，後來孩子們也唱了，我猜想他們一定很用

心唱，要唱出內心的愛。我們忍住笑聲，靜靜地聽，原來是用福建話唱的。我只聽出兩句，好像是什麼「耶穌是我朋友，我要讚美祂」。其餘的，就不大清楚了。他們唱了幾回，有時候還喃喃着，大概是在祈禱，接着什麼也聽不到了，也許是睡了過去。

女主人就是那麼虔誠，有時候還來了好幾位老婦女，就在小屋裡祈禱唱歌，甚至向我們傳道來了。我們把那些福音小冊當故事看，始終沒有因此上教堂去。

也許是信仰影響了她，我承認她是我遇上的最好的房東，從不挑小毛病。坦白說，我們除了吃飯、睡覺、讀書，也實在沒有什麼毛病可以挑。那三個月，主人和房客之間都過得很好。除了那些小孩子偶然的頑皮和搗蛋，那三個月，真是一條小小的溪水，清涼、安謐。

我不記得是否和男主人交談過。我只覺得他的臉上好像寫了孤獨這兩個字，他似乎獨來獨往。也不知做的是那一行，好像是建築的，據說很好賭，我只聽過女主人罵他，他的孩子們罵他。每一次看見他緘默着，我就越發感到他的寂寞，陪伴他的好像就只剩下他的那輛老腳車了。

我們終於走了；女主人不是一次叫我們得空回去。走了以後，得空的日子實在很多，別的朋友還回去過，但是我始終沒有。

三個月不只是留下這些，那間小屋，我只是想起那些人，尤其是那幾個孩子，那幾棵樹芽。一年又一年過去，他們應該變成小樹了。豐美的小樹，還是羸弱的小樹？我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因為那一年我退了房間以後，就不會回去過；我只聽過朋友說，他們搬了，那個男主人走了！

白 姦

那些舊事，無端的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李商隱

1

離開了，
那山那水，
走不出，
那一抹藍。
靜靜地在那兒想：
將有多少個
日午，
只有風輕輕地吹，
向你問一聲
好。

2

在籬邊，
菊早已開盡了，
翹首，
雲還是這樣淡，
好一個天。你說，
然後回去，
焚一爐香，
又可以在小樓裡，
望一個下午了。

3

在椰子樹下，
想着島上的月，
淡淡的，
是那年那夜，
人早去了，
碎石子的路上，
浸着的，
是留下的冰涼。

4

不該怨誰，
小園的風雨，
早過了那一列門牆，
空空地，
誰人讓鞦韆蕩着，
又那麼無聲地，
離去。

5

雨停了，
竹林下的小路，
那麼泥濘，
你會不會提着燈來？
垂着長髮。
仰首敲我的窗，
輕輕地說
來了。

6

那些河，
那些樹，
好像很遙遠的了，
想着你的腰帶，
你的髮絲，
那麼地垂着，
在黃昏，
曳着那年的元宵。

7

長廊背後
是一列映樹，
你會在第幾株？
拿着書，等我，
像大四那年，
把校園的
綠，
都繡上你的
花衫。

走過那片田畦，
黃菜花，
留住你的脚步，
讓你低頭想：
該不該，
和我下坡，
不為甚麼的。

車聲，
喧着橋上的燈柱，
一杯淡茶，
就可以啜盡，
東陵的黃昏，
長街上，
分不清是：
暮靄；
還是車塵。

輕輕說了聲晚安，
你的身影，
沒入右岸的燈光。
斷橋下，
水流着，
還有
突然嘩起的
蛙聲。

要寫信問你：
村邊的小河，
河上的
風，
還是那樣拂着嗎？
假期早該來了，
那彎水，
水上的船，
船上的歌聲。

12

現在只是想，
河邊的蘆葦，
指向那一岸？
依着一灣水，
想那月光，
流回。
遠遠的，遠遠的，
山青。

13

早晚的潮汐，
喧嘩着
日昇月沒，
岩石在那裡，
悄悄守着
一抹藍，
不爲甚麼。

風訊

編輯室

■從這一期起，蕉風增加了頁數，也增加了定價，明理的讀者當會了解，這是合理的。一本近一百頁的文學雜誌，只賣五角，連一張最便宜的三流戲院的電影票也比不上，如果還有人說貴，那應該責備的不是我們了。這是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問題。

■細心的讀者，當會發覺，這一期的蕉風和以前的有甚麼不同，一個有生命的雜誌應該是動態的，在動態中蛻變，在動態中向前。這一期的作者名字，表示蕉風是在動態中；這一期的作品，表示蕉風是在動態中；這一期的編輯風格，表示蕉風是在動態中。

■我們選用蘇濱郎譯麥利斯的「從月球看新的人類」、苗苗的「杭思朗的左腳伸出以後」，和轉載戴天的「這是一個爛蘋果」，絕對不是在登月的應時心理下選用的，而是嚴肅地將這些作品呈現，讓讀者了解，在一個不斷進展的時代裡，詩人作家們接受了時代的挑戰作出怎樣的反應。我們可以從這三篇出自三個不同國籍的作者筆下的文章，讀出他們在科學的進步、時空的拓展中，對人類、對時代的新感

悟。

完顏藉譯亨利米勒的「我才不把你們放在眼裡」，羅炎譯羅倫斯的「論小說」，蘇濱郎譯麥利斯的「詩藝」，表示了這三位西方現代作家對文學的看法。這三篇作品不只是一篇自辯書、一篇文學論文、一篇詩，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字是他們對文學創作的內心剖白。

牧鈴奴的創作態度是既嚴謹而又勤奮，讀者可以從他的作品中，讀出他的功力，也可以發現在他的筆下，題材接觸面的廣和深。他除了寫了一首詩一篇小說外，還設計了這一期的封面，幾幅作家造像，和兩張精彩的標題設計。在下一期，他將為讀者們譯出一些有關馬來現代詩人拉笛夫的作品。

完顏藉、羅炎、秦葵、英培安、李蒼和悄凌，目前都是幾個報章和刊物的編輯人，他們在繁瑣的編輯事務中，仍然默默地奮力從事譯作，他們這次交給蕉風發表的幾篇文字，都是可讀的。

完顏藉是一家大報文藝版的編輯，是目前最有深度的作家，他的見解、他的文筆都是第一流的，這一期在蕉風發表的雖然只是一篇譯作，但從他選譯了亨利米勒的一篇自辯書看來，便可見他涉獵的廣泛，眼光的獨到。

南子、零點零、地中海、賀蘭寧、孟仲季都是值得珍惜的年輕一代，平均年齡大概是二十歲，他們的作品，一方面表示出豐厚的潛力，一方面呈現出已發的才情，他們的發展，代表着文壇新的趨向，對他們，應該是期待多於讚美，但我們絕不應吝於發出他們應得的掌聲。

梅淑貞是檳城的女詩人，文藝創作本不應以性別分類，但是梅淑貞一路來的表現，便顯示出她女性獨特的風格，她的作品就算是不署名發表，也會使人一看，便知道那是梅淑貞的。有人終其一生，不能建立自己的風格，但梅淑貞卻那麼容易地自成一格。

白堊的「那些舊事，無端的」，淺白地素描一些平凡的小事，正如題目所說：無端的，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事，是無端的。

■我們這樣介紹作者們的作品，並不是表示這些作品都是完美的，對我們來說，對作者來說，甚至對任何一個創作的人來說，世上永遠沒有完美的作品；但是，我們也不必作虛假的謙遜，我們勇於呈現，敢於負責；譬如說，這一期編得並不很使人滿意。匆忙，只是工作上的理由，但並不能使我們推卸責任。

■這一期的作家和作品，使蕉風在動態中列出了堅強的筆陣，我們願意看到更大的陣容，對作者，我們沒有成見，沒有藩籬，只要作者們願意，那麼，拿出作品來！我們的稿約已說明了我們的態度。

■我們無意喊傳統、現代、寫實、浪漫這一類文學派別的口號，我們尊重一切不同風格的作品；但是，讓口號的歸於口號，主義的歸於主義。黨同伐異，是淺人們的事，爭地盤，佔山頭，是文棍們的事。如果我們不甘淺薄，如果我們還有一點創作的良心，那麼，應該有坦蕩蕩的胸懷歡迎一切誠實的作品，真的，我們要的是誠實不虛假的創作。

■我們說誠實的作品，並不意味着保守，相反地，是勇敢的創作，在一些俗套的約束下，人們早已在壓抑中虛假慣了，不敢說心中想說的話，不敢寫心裡想寫的想法。深怕一旦誠實地說出來寫出來，會因不合俗套，失去立足點。因此，誠實的作品是說真實的感受，不受約束，坦坦蕩蕩地。

■我們得說，風訊不一定每期都有，因為我們不願意敷衍讀者，按時按候地說一些虛話，要寫，必須好好地寫，誠實地寫。

新的蕉風有新的作風
新的作風代表着蕉風

如果你是一個文藝的有心人，那麼，你應該按期注意蕉風今後的表現；那麼，你應該訂閱蕉風。

要訂閱嗎？

請你看一看後面一頁 ←

給讀者的報告

- 蕉風由這一期起，定價改為五角，原有訂戶不受影響。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202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eries of vertical stripes. From left to right, there are four wide red stripes, followed by a narrow white stripe, and then two more wide red stripe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蕉風' are printed in black ink, centered vertically within the narrow white stripe.

蕉風

Chao Foon Monthly August 1969